



永泰黃士恆著
閩侯郭文華著

前漢演義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前漢演義(下編)

第三百三十六回 延年上書劾霍光 宣帝下詔求故劍

話說昭帝元平元年秋七月。霍光廢去昌邑王劉賀。迎立宣帝。此時霍光大權獨攬。威震朝野。人人畏服。宣帝爲人雖然英明。初次卽位。也就暗存戒心。一切舉動。兢兢業業。每與霍光相見。尤加謹慎。當日宣帝受了皇帝璽綬。應行謁見高廟。宣帝乘坐御車。前往行禮。大將軍霍光驂乘。宣帝本來懼怕霍光。平日見面。已是望而生畏。如今同坐一車。逼近身旁。愈覺得局促不安。似乎背上生有芒刺一般。讀者試想。宣帝旣爲天子。何以如此畏懼霍光。只因霍光秉政旣久。威權太重。加以此次任意廢立。由不得不使人膽怯。更有一層。霍光見宣帝初立。恐其復學劉賀。也覺放心不下。未敢便使親政。仍請上官太后留居未央宮。臨朝決事。宣帝雖已卽位。

並無權力。因想起劉賀是一國之王。且有許多近臣爲之羽翼。尙被霍光要立便立。要廢便廢。毫不費力。何況自己乃由庶人出身。勢孤力弱。更難與他抵抗。設使言動不慎。被他看出過失。或觸忤其意。便要作第二之劉



賀到了其時。豈非追悔無及。宣帝懷了此意。所以對於霍光。愈加畏懼。

正當此時。卻有侍御史嚴延年上書。劾奏大將軍霍光。擅行廢立。主上無人臣之禮。罪該不道。此奏既上。滿朝公卿聞知。無不驚駭。也有人替延年擔憂。說他觸怒霍光。必遭誅罰。宣帝見奏。既不便得罪霍光。又不肯責罰延年。便將奏章擱起。延年劾奏。雖不能動得霍光。然朝廷百官因此也都肅然敬憚。說起嚴延年。乃下邳人。其父曾爲丞相屬吏。延年少學法律。由郡吏出身。被舉爲侍御史。爲人短小精悍。辦事敏捷。但是生性負氣。此次劾奏霍光。爲人所不敢爲。也算具有膽識。然平心而論。霍光錯處。在於最初不愼。迎立非人。及見劉賀種種無道。將他廢去。可謂善於補過。後人以爲延年此奏。能正君臣之義。因此稱其敢言。不過專制時代尊君卑

臣之思想耳。

宣帝卽位未久。丞相楊敞病死。霍光奏請太后。拜蔡義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田廣明爲御史大夫。蔡義係河內溫縣人。由明經出身。曾在大將軍衛青幕府當差。家中甚貧。出入常是步行。卻有衛青門下一班好事之人。憐他窮苦。大衆鬪出錢文。買了一輛犢子牛也車。與他乘坐。後來蔡義時運到來。竟被武帝召見。講說詩經。甚合帝意。拜光祿大夫給事中。命其教授昭帝讀書。元鳳六年。擢御史大夫。至是代楊敞爲相。年已八十餘歲。身材短小。又無鬚眉。形狀甚似老婦。加以彎腰曲背。立起時。上半身傾向前面。因此脚根不穩。舉步艱難。每遇朝會出入。須有兩個吏人。左右扶持。方能行走。衆人見他老邁龍鍾。心中都覺看輕。便在背後私相議論道。大將軍任命宰相。不選賢才。但用此等年老無用之人。凡事可以由

他專制。有人聞得此言。急來報知霍光。霍光聽了詫異。便對侍中左右並自己官屬道。吾因蔡義曾爲人主之師。當然可任宰相。不料外間妄加揣測。此等言語。何可使天下人聞知。衆人聽了。方纔不敢再言。

到了十一月。羣臣上議請宣帝擇立皇后。先是宣帝未卽位以前。已娶許廣漢之女爲妻。許廣漢昌邑人。少年嘗爲昌邑王郎官。一日隨從武帝前往甘泉宮。廣漢因起程愆促。誤將同行郎官馬鞍安在自己馬上。後被原主查出。告知有司。有司劾奏廣漢從駕偷盜。犯了死罪。武帝下詔處以宮刑。說起廣漢不過誤取他人一個馬鞍。並非出於有意。論理原無大過。誰知竟坐死刑。幾乎性命不保。可見漢時法律之嚴。廣漢旣遭宮刑。入宮爲宦者。丞官名屬少府。適值上官桀謀反。預先備下繩索數千條。每條長數尺。裝一箱內。緘

封甚密。準備起事時縛人之用。藏在殿中廬舍。後來陰謀敗露。霍光分遣諸人搜尋證據。知得上官桀藏有繩索。便命許廣漢前往搜尋。廣漢徧搜不見。只得回報霍光。霍光不信。又遣他人往尋。其人奉命前往。竟將此索搜出。廣漢又因此坐罪。罰作鬼薪。伐取柴以供

宗廟謂因他本是宦官。遂送入掖庭作工。後被任爲暴室。後宮

處之處。夫名宦宣帝時爲皇曾孫。收養掖庭之中。恰與許廣漢同在一

處居住。彼此日常相見。異常親好。

當日掖庭令張賀。卽張安世之兄。曾爲衛太子家吏。太子兵敗。所

有賓客。皆定死刑。張賀也在其內。幸得張安世爲兄上書求恩。得

免一死。受了宮刑。送入宮中充當宦官。漸升爲掖庭令。張賀見皇

曾孫年幼受累。無人顧恤。情形甚屬可憐。又念起衛太子舊日待

己之恩。因此十分關切。加意撫養。並使之從師讀書。代出學費。光

陰迅速。皇曾孫漸已成人。張賀見他生得儀容俊偉。舉止非凡。更兼足下有毛。臥處有光。種種神異。愈覺驚奇。暗想此人將來定然大貴。何不以女嫁之。遂時對其弟安世誇說。皇曾孫如何好處。並露許婚之意。此時正在元鳳四年。昭帝方行冠禮。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光同心輔政。每聽張賀贊美皇曾孫。安世便行阻止。其意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道曾孫。恐涉嫌疑。又聞張賀欲以己女嫁之。不覺大爲拂意。因說道。曾孫乃衛太子之後。身爲庶人。幸得公家供給衣食。已算滿足。將女嫁他。有何好處。以後請不必再提此事。張賀見安世不肯。只得作爲罷論。

又過一時。皇曾孫年已十六歲。張賀便想爲之娶妻。成立家室。也算報答衛太子一番知遇。但自己既不便將女許配。只得就外間留心撮合。在張賀本意原想覓得富貴人家結親。將來皇曾孫也

可靠他得個出身。建功立業。誰知滿朝公卿列侯。雖然不少。卻無人肯招爲女婿。若論皇曾孫名目。豈不赫赫。要結好親。原非難事。無如人情大抵勢利。見皇曾孫正在失勢之時。身爲庶人。更不將他放在眼裏。張賀又是一個宦官。被人輕視。所以做媒也不得力。雖有其弟安世現掌政權。偏又極力反對此事。張賀因此也不敢選擇門第。但圖得成親事而已。

一日張賀無意之中。忽聞得許廣漢現有一女。尙在擇配。心想許廣漢與皇曾孫同居既久。甚是相得。今若向他求親。定可成就。張賀想罷。心中高興。便分付左右安排酒席。遣人往請許廣漢前來飲酒。不久廣漢到來。二人一同入席。飲到酒酣。張賀停杯說道。皇曾孫在皇室之中。親屬最近。縱使爲人庸劣。亦不失爲關內侯。何況他才能出衆。足下儘可以女許之。廣漢聞言。慨然許諾。張賀甚

是歡喜。

次日許廣漢回家。將此事告知其妻。其妻聽了大怒道。女兒是我辛苦養育。汝欲許配與人。應先與我商量。如何輕易答應。此事我萬不能承認。因此夫婦之間大起爭論。原來廣漢之女名爲平君。年方一十五歲。先已許字內者令宦名宦。複姓歐侯氏之子爲妻。擇定吉日。將要成親。歐侯氏之子忽然病死。廣漢之妻只有一女。愛同掌珠。正在收拾嫁裝。聞說女婿身死。大爲掃興。心想莫非女兒生相不好。以致尙未過門。便尅丈夫。如今又須另行結婚。但婚姻大事。關係女兒終身。不可草率。且請相工看過女兒相貌。再行決定。於是親帶其女。到了一家相館看相。相工將許女端詳良久。拱手作賀道。此乃大貴之相。廣漢之妻聞說暗自歡喜。謝別相工。帶了女兒回家。一路想道。歐侯氏子想是無福消受我女。所以早死。

以後說親。須要慎重。不料未過數日。廣漢竟當飲酒中間。一口許下親事。所招女婿。雖號爲皇曾孫。卻是平民。並無一官半職。所以發怒。執定不肯。立逼廣漢要他退親。廣漢自念未曾與妻相商。也有不是。但已面允張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况張賀現爲掖庭令。是個長官。我爲暴室嗇夫。乃他屬員。一經承諾之後。更難翻悔。乃向其妻用好言安慰。說是皇曾孫將來必能貴顯。萬不至誤了女兒。其妻聞言氣憤漸平。到底婦人終拗不過丈夫。竟將女許嫁皇曾孫。擇日成禮。張賀自出家財爲皇曾孫行聘迎娶。從此皇曾孫便依著許廣漢及外祖母史家過日。張賀得免責任。不久也就身死。

皇曾孫自娶許女。過了一年。生下一子名奭。又過數月。霍光迎立爲帝。宣帝既已卽位。拜許氏爲婕妤。此時羣臣請立皇后。大衆心

中擬議。都以為定是霍光小女。原來霍光正妻。複姓東閭氏。無子。僅生一女。嫁與上官安為妻。即上官太后之母。上官安謀反時。霍氏早死。追尊為敬夫人。霍光又納婢女名顯。生有一子數女。子名霍禹。及東閭氏死。霍光遂以顯為繼室。先是霍光有所愛家奴二人。一人姓馮名殷。字子都。一人姓王名子方。子都尤為得寵。霍光每有要事。常與計議。霍顯又與子都通姦。子都與子方藉著大將軍之勢。在外橫行無忌。滿朝文武百官。無不畏其氣。爭來奉承。此次霍顯見宣帝即位。未立皇后。因想起小女成君。尚未出嫁。便欲謀得后位。乃使二人示意百官。百官安敢不從。遂先奏請立后。以探宣帝之意。在眾人皆料宣帝畏懼霍光。必立其女。且霍光之女又係上官太后之姨。宣帝藉此婚姻。以聯絡太后與霍光二人。豈非得計。宣帝也知眾人意思。但念起舊日微賤之時。許女曾同。

甘苦。如今貴而棄妻。於心終覺不忍。惟是欲立許女爲后。又不便
自言。須由羣臣指名上請。不露痕跡。方免得罪。霍光然而有何方
法。能使羣臣知得此意。宣帝沈吟半晌。得了一計。卽下詔尋求昔
日所佩故劍。羣臣見詔。便知宣帝念舊情深。一把故劍。尙要尋求。
何況妻室。於是遂請立許倜仔爲皇后。後人因謂髮妻爲故劍。卽
此故事。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七回 田司農貪贓自殺 常校尉征胡立功

話說宣帝卽位數月。霍光留心觀察。見其舉動並無過失。方始放
心。到了十一月。宣帝下詔立許氏爲皇后。霍光便請上官太后仍
歸長樂宮居住。霍顯聞知許后得立。甚是不悅。此時許后之父廣
漢尙在。照例應得封侯。霍光說他是受過宮刑之人。不宜爲一國
之君。以此許廣漢竟不得受封。直過年餘。始封爲昌成君。殘冬旣

過時值新春。改元爲本始元年。霍光請將政事歸還宣帝親理。宣帝謙讓不肯收受。一切政事皆先經霍光過目。然後奏聞。宣帝下詔追諡故太子據史良娣爲戾太子戾夫人。並追諡史皇孫及王夫人爲悼考悼后。又命有司議羣臣定策指定計也之功。下詔加封大將軍霍光一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張安世萬戶。此外列侯加封戶口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最先發議有功。得封陽城侯。正在揚揚得意之際。誰知卻有茂陵人焦貢兩姓出頭告其贓罪。說起焦貢兩姓。皆是茂陵富人。素以經商起家。兩姓先曾合股出錢數千萬。暗地收買炭葦等喪葬所用之物。存積圖利。適值昭帝驟得急病駕崩。大司農田延年不曾先期預備。臨時趕辦葬事。一切應用物件。不能應手。探知焦貢兩家收藏此物甚多。居爲奇貨。

欲趁此時擡價出賣。遂向上官皇后奏說。有一等商人。專收陵墓應用不祥器物。希冀官府急需。藉以牟利。非臣民應爲之事。請盡數沒收入官。此奏上後。竟得批准。田延年遂遣人到焦貢兩家將各物一概充公。焦貢兩家未得絲毫利益。反受許多損失。因此痛恨田延年。意欲尋事報復。於是私自出錢遣人搜尋田延年罪過。也是合當有事。當日田延年承辦陵工。曾向民間僱車三萬輛。往便橋下取沙。運至壙內。言明每輛租價一千文。本共三千萬。延年造具報銷時。每輛竟開報二千文。共計六千萬。自己侵吞一半。卻被焦貢兩家查知此事。不覺大喜。暗想我不過屯積葬物。希圖賺錢。汝便說我居心不良。將我貨物充公。幸而我兩家財產頗裕。雖受損失。尙無大礙。若在中人之家。豈不立時破產。汝存心也算狠毒。如今天眼昭昭。報應不爽。汝也有不法之事。落在我手。且論起

情節比我更重。不但沒收財產而已。連性命都難保。我輩不趁此時報仇。更待何時。於是焦貢兩家遣人詣闕上書告發。

當日朝廷得書發交丞相府查辦。果有其事。丞相蔡義遂覆奏田

延年主守盜三千萬。管守財物自盜罪該不道。霍光素重田延

年。見他貪贓犯法。便欲代爲遮蓋。遣人召到延年密問道。汝到底

有無此事。不妨實說。田延年生性好勝。不肯認錯。一力抵賴。並說

道。臣本出自將軍之門。延年曾爲大將軍長史幸蒙提拔。得有爵位。安敢作

此犯法之事。霍光聽說便道。既無此事。當飭有司澈底窮究。田延

年無言退出。時有御史大夫田廣明。見田延年事在危急。自己不

便說情。因見太僕杜延年素與霍光親密。乃私向杜延年說道。春

秋之義。許人以功抵過。當日議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一言。大事

不成。今何妨由公家出錢三千萬與之。望足下將愚言告知大將

軍。杜延年依言入告。霍光聞言。知田延年侵吞公款。是實。心想我曾問他實情。原欲爲之設法。他偏不肯承認。連我都要欺瞞。事已至此。是他自要喫虧。只好置之不管。遂對杜延年道。田大夫所言甚是。若說子賓爲人。真是勇士。回想會議之時。子賓首發大議。震動朝廷。說到此處。霍光舉手自撫其心道。使我至今尙患驚悸。讀助手也。心之病。汝可通知田大夫轉告大司農。照例赴獄。再由衆公卿公議此事。杜延年將霍光言語回報田廣明。田廣明無法。只得遣人告知田延年。

田延年到了此時。方悔自己不該欺騙霍光。已是無及。卻又不甘入獄受辱。因說道。但望朝廷將我寬赦而已。有何面目入到獄中。爲衆人所指笑。吏卒所輕賤。田延年說罷。心中決定一死。便關上閣門。獨在書房居住。解開衣服。袒露半身。右手持刀。終日由東邊

走到西邊。一人
踱來踱去。如此
數日。朝廷遣使
來召田延年。前
赴廷尉聽審。署
中擊鼓迎接詔
書。田延年在內。
聞得鼓聲。自知
禍事到了。立即
自刎而死。讀者
須知田延年立
決大議。明白勇



敢更勝於雋不疑。其才氣固自不凡。無如一念貪心。竟弄得末路身敗名裂。未免可惜。

當田延年贓罪發覺之時。侍御史嚴延年又劾奏田延年手持兵器。侵犯屬車。田延年自辯。不曾侵犯屬車。霍光將此事交與御史中丞查辦。御史中丞詰問嚴延年道。田延年犯罪。既已發覺。汝何以不通知宮門守衛禁止。卻使他仍得出入宮中。於是御史中丞反劾奏嚴延年縱容罪人。依法當死。諸位試想田延年雖被人告發。不過身處嫌疑。未經定案。不能即稱爲罪人。又未免他官職嚴延年何得擅行禁止。即使嚴延年不加禁止。算是有罪。亦不過失於覺察而已。何至說他縱容。更何至辦成死罪。此明是御史中丞因見嚴延年曾劾奏霍光。料想霍光必然懷恨。便藉題陷之於死。欲以取悅霍光。霍光也不詳加考察。便即批准照辦。官吏奉命往

捕嚴延年。嚴延年早已聞風逃走。此案也就擱起。

此時蘇武以預議廢立得封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其隨從蘇武出使之常惠亦於本始二年立功封侯。先是武帝遣江都公主嫁與烏孫王昆莫。昆莫又使其孫岑陁娶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未幾公主亦死。武帝又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爲公主。嫁與岑陁。岑陁死。其弟翁歸靡立。復娶解憂。烏孫旣與漢和親。大觸匈奴之忌。昭帝時匈奴遂發兵與車師共侵烏孫。公主屢次上書求救。並稱願發國中一半精兵。盡力與漢夾攻匈奴。宣帝得書。遂與霍光商議。決發馬兵十五萬。使五將軍率領。分道出兵。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領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領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領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領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

田子秋

爲虎牙將軍。領三

萬餘騎出五原。又使校尉常惠持節前往烏孫。監護烏孫之兵。會同漢兵前進。

此次漢兵大出。匈奴事前並未聞知。原來匈奴自從李廣利之後。十餘年來未見漢兵出塞。所以並未提防。及至五路大軍到了塞外。匈奴沿邊探騎。瞥見一路馬糞甚多。無意中忽發現馬糞中間。餘有穀粒。不覺大驚。若論塞外地方。專事牧畜。馬糞到處皆有。原不足異。但邊馬大都喫食草料。並不食穀。今見馬糞中有餘穀。必是中國軍隊之馬。因此喫驚。趕回報知匈奴。匈奴大眾聞此消息。各皆扶老攜幼。驅逐畜產。星夜向北逃避。東見御覽引諸將領兵到時。匈奴早已遠去。僅餘少數人畜。逃走不及。致被漢兵捕得。五將回京。有司議定賞罰。田廣明急於迴軍。不肯盡力追擊。田順不至原約地點。又浮報殺獲數目。均被究問。畏罪自殺。此外范明友韓

增趙充國三人亦皆不至約定地點便行班師。宣帝特從寬典。悉予免議。

獨有常惠持節行至烏孫。烏孫昆彌自爲將軍。率領翕侯烏孫官號以下五萬餘人馬。由西方攻入右谷蠡王庭。捕獲單于伯叔及嫂。並屬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又得馬牛驢騾駝等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得了許多人畜。也不分與漢使。一概據爲己有。常惠僅帶吏卒十餘人。隨從昆彌回國。未至烏孫國。都卻被烏孫人偷入常惠營中。竊去使節印綬。常惠聞報大驚。追究不得。只好空手回國。自料失去印綬及節。算是奉使辱命。必遭誅戮。誰知宣帝見五將出師無功。惟常惠奉使克捷。遂封常惠爲長羅侯。仍命賚持金帛往賜烏孫有功之人。常惠遂向宣帝奏道。龜茲國曾殺校尉賴丹。尙未伏誅。請順路前往擊之。宣帝恐其生事。不肯應允。

常惠退出來見霍光。具述己意。霍光許其便宜行事。常惠到了烏孫。宣詔賞賜已畢。便傳命發烏孫及各國兵五萬人。往攻龜茲。先遣人責備龜茲王。龜茲王謝罪道。此乃我先王誤聽貴人姑翼之言。我實無罪。常惠道。既然如此。汝可將姑翼縛送前來。朝廷當赦王之罪。龜茲王依允。卽縛姑翼送至軍前。常惠將其斬首。罷兵回國。奏聞宣帝。宣帝見是霍光主意。且又立功。遂亦不問。光陰迅速。到了本始三年春正月。許皇后產後忽然身死。未知許后如何致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八回 行毒計許后被醜 遂陰謀霍女正位

話說宣帝與許后同由微賤出身。且是年少夫妻。自然恩愛異常。只有霍光夫人霍顯。心想皇后之位。明明應屬我女。如今卻被許女奪去。量他一個宦官女兒。偏得正位中宮。我女反不及他。真是

可恨。必須設法將他除去。我女便得安穩入宮。做了皇后。但是事關重大。必須籌一萬全之策。方可下手。霍顯想來想去。未得方法。只好暫時忍耐。

過了一時。許后又懷孕在身。臨當分娩。身體多病。宣帝加意愛護。徧覓醫人診治。有人保薦女醫淳于衍。宣帝見他是個婦人。照料生產。更屬便利。卽下詔召之入宮。淳于衍奉命收拾隨身衣物。預備起行。其夫淳于賞。現爲掖庭戶衛。看守掖庭門戶者見淳于衍行色。忽

忽。忽然想起一事。便對淳于衍道。汝可先往大將軍府中。向霍夫人告辭。然後入宮。並託霍夫人替我轉求大將軍。委派我爲安池監。官名。管理安池之事。此缺甚好。若得到手。強如做此戶衛。淳于衍依言

前往霍光家中。原來淳于衍素爲霍氏所愛。可以任意出入。此次來見霍顯。告知入宮侍疾。並將其夫求派言語。述了一遍。霍顯聽

說他入宮調治許后之病。心中一動。又聞淳于衍求派其夫差缺。猛然記起前事。覺得機會可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即屏退左右。笑容滿面。呼淳于衍之字道。少夫。汝若爲我幹得一事。我更當從重報答。但未知少夫肯否。淳于衍不知霍顯用意。還道是尋常之事。又兼正在託他謀事。勢難推卻。遂直應道。夫人所言。有何不可。只須夫人分付。賤妾無不從命。

霍顯見淳于衍答應爽利。遂說道。將軍平日最愛小女成君。意欲使他到了極貴地步。如今便爲此事拜託少夫。淳于衍聽了。茫然不解。因問道。令愛終身全仗將軍與夫人作主。賤妾何能爲力。敢問此語。是何緣故。霍顯見他尙不明白。便走近淳于衍身旁。附耳低說道。婦人生產。乃是大事。往往十死一生。今皇后正當臨盆。可趁此時進以毒藥。結果他性命。成君便得立爲皇后。如蒙從中出

力事成之後。當與少夫同享富貴。淳于衍聞言大驚。暗想此事非同小可。如何幹得。若被發覺。便有滅族之禍。因推辭道。凡藥皆由衆醫一同配製。且進服之際。有人先嘗。安能置毒。霍顯又說道。此事全在少夫。少夫肯爲。豈患無法。現在將軍管領天下。誰敢多言。設有緩急。自當設法救護。萬不至使少夫被累。但恐少夫無意耳。淳于衍沈吟良久。方答道。情願盡力。霍顯又丁寧數語。淳于衍告辭回去。也不告知其夫。密取附子。擣成細末。帶入長定宮中。本始三年春正月。許后分娩之後。身體頗好。無甚大病。太醫擬方製爲丸藥進服。淳于衍便趁著無人之際。將所帶附子末糝入藥內。做成丸藥。更無一人得知。此乃淳于衍答應霍顯之時。早已算定。只因別項毒藥。多有一種特別氣味。容易使人覺察。縱使事前幸免發覺。其人旣死。身上亦必現出受毒痕迹。自己難脫干係。惟

有附子性本有毒。又加大熱。然無甚氣味。且在平人服之。亦不遽至於死。獨產後體虛之人。最爲忌服。當日左右進上丸藥。淳于衍在旁眼看許后將藥服下。心中也就捏著一把汗。外面卻裝作如常。不過少頃。藥力發作。許后便覺身體不安。因問淳于衍道。我頭覺得岑岑。也沈重藥中莫非有毒。淳于衍被他說破底裏。嚇得心頭有如小鹿亂撞。只得咬定牙根答道。無有。話猶未完。許后心中愈加煩懣。召到諸醫看視。大眾束手無策。許后竟中毒而崩。宣帝聞報到來。大哭一場。只道是產後體弱。以致驟脫。遂依禮殯殮。葬於杜南。諡爲恭哀皇后。

淳于衍毒死許后。出得宮門。便到霍顯家中。霍顯早已得信。心中大喜。今見淳于衍到來。十分禮待。背著人殷殷致謝。霍顯一心感激。淳于衍意欲從重酬勞。但因許后新崩。未敢多給財物。恐致惹

人疑心。誰知不久果有人上書宣帝。告說諸醫侍病無狀。以致皇后暴崩。應請嚴加究治。宣帝見書也。想起許后死得不明不白。難保其中不無他故。遂下詔將當日侍病醫人。一律收繫詔獄。淳于衍也在其內。刑官審訊幾次。淳于衍不肯供招。刑官也就無法。只得劾奏諸醫診治不慎。罪該不道。應行辦罪。霍顯見淳于衍被拏下獄。日夜提心弔膽。惟恐淳于衍一口供出。連累到自己身上。後來又聞刑官要將淳于衍辦罪。心中愈加惶急。暗想我會允許他。有急便當救護。今若置之不理。倘刑官將他辦成死罪。淳于衍必定怪我不救。他便拚卻一命。說出是我主謀下毒。要我與他同死。如何是好。霍顯想到此處。不禁渾身冷汗。心知事在危急。須速救出淳于衍。但除卻霍光也無別人能救。於是遣人請到霍光。屏退左右。將自己主謀毒死許后之事。備細告知。末後又說道。我失計

做了此事。今已追悔無及。但求示意刑官。勿迫淳于衍供招。便不
至於發覺。霍光一向如在夢中。今聞此言。有如半天打個霹靂。驚
得口呆目瞪。半晌不能出聲。心怨其妻不應瞞著自己。做此大逆。
此時抱怨。也就無益。待欲自行舉發。又不忍置其妻於死地。霍光
沈思良久。左右爲難。一任霍顯說話。只是默然不應。後來刑官奏
上諸醫罪名。霍光竟批令將淳于衍開釋。不論其罪。讀者須知霍
光既聞霍顯之言。便當立時奏聞宣帝。明正其罪。方可謂公正無
私。且罪止霍顯一人。既可保全家族。又可表明自己心跡。誰知一
念之私。溺愛其妻。反爲遮掩。只此一事。大爲生平之玷。又兼留下
禍根。貽害後代。都由他不學無術。以至於此。

閒言少敘。當日淳于衍得霍光之力。出獄回家。霍顯聞信。心中始
安。又見案已歸結。可保無事。不妨重謝淳于衍以酬其勞。於是檢

出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走珠一珠十串排。綠綾百端。錢百萬。金百斤。說起金珠錦繡。原是富貴人家常有之物。不算稀罕。內中獨有散花綾一種。乃是最新花樣。出自鉅鹿人陳寶光家。寶光之妻得傳其法。霍顯聞知。遣人召到家中。使之織造。每機用一百二十鐻。須經六十日。始能織成一匹。每匹價值萬錢。此一副厚禮。也就可觀。霍顯恐淳于衍尙未滿意。又爲他起造居屋。賜與奴僕。不可勝數。偏是淳于衍貪心不足。背地私自怨道。吾爲汝擔下彌天罪過。成就何等功勞。誰知汝報答我。不過如此。見西京雜記列位試想霍顯爲一女兒害死許后。擔盡許多驚恐。破費無數錢財。反被淳于衍埋怨。可見小人枉做小人。結果有何好處。霍顯自從許后死後。便爲其女成君安排陪嫁衣裝器具。力勸霍光納入後宮。霍光只得依允。宣帝自失許后。心中悲悼。今見成君

乃是霍光親女。格外優待。與衆不同。到了本始四年三月。宣帝遂下詔立霍氏爲皇后。先是許后出身微賤。在位不過三年。車馬衣服。甚是儉樸。從官儀仗。概從節省。每五日一至長樂宮。朝見皇太后。親奉杯盤。進上飲食。修行婦道。真是一位賢后。可惜遭人暗算。短命而死。如今霍后生長富貴。素性奢華。出門之時。車駕煊赫。侍從如雲。又兼素性闊綽。所頒賞賜。不下千萬。比起許后。一奢一儉。相去甚遠。惟侍奉皇太后。仍照許后故事。但是上官太后卻是霍后長姊之女。應呼霍后爲姨母。今見霍后照例進食。上官太后覺得心有不安。往往起立致敬。宣帝亦寵愛霍后。常在正宮住宿。霍顯旣得遂願。自然歡喜。此時天下清平。朝廷無事。時光荏苒。霍氏爲后。已有三年。時值地節二年春三月。霍光忽得一病。漸漸沈重。未知霍光病體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九回 魏相因許伯進言 宣帝防霍氏生變

話說宣帝卽位以來已有六年。所有朝政仍委任霍光辦理。霍光每入朝見奏事。宣帝見了。立即起座斂容。十分恭敬。所有言語。虛心聽受。不肯自出主意。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到了地節二年春。年老得病。漸漸沉重。宣帝聞知。駕臨霍光家中。親到榻前問病。知得病勢已危。醫藥難以挽救。不禁爲之涕泣。及宣帝回宮。霍光上書謝恩。並請分自己封邑三千戶封姪孫霍山爲列侯。以奉兄去病之祀。宣帝見書。發交丞相御史議奏。卽日拜霍光之子霍禹爲右將軍。不過數日。霍光病死。宣帝及上官太后親來祭奠。使太中大夫任宣及侍御史五人持節護理喪事。中二千石以下官吏監修墳墓。賜以御用衣衾棺槨。到了葬日。靈柩裝入輜輶車中。前導儀仗。逐隊排列。首尾長有數里。滿朝文武百官皆來送葬。喪車裝

飾異常華麗。並用黃屋左纛。一如帝制。又自長安直至茂陵。一路皆有軍隊陳列。此一段風光。不亞於天子出喪。閔動長安士民。扶老攜幼。齊來觀看。宣帝下詔賜諡宣成侯。遣官爲起墳墓祠堂。置園邑三百家。設官看守。依時祭奠。清人謝啟昆有詩詠霍光道。

風采人瞻博陸侯。端居畫室贊皇猷。放桐伊尹阿衡重。負展周公側席求。驂乘禍萌芒刺背。徙薪計失客焦頭。家奴盡倚將軍勢。悔不封章發逆謀。

宣帝自霍光死後。始行親理政務。此時丞相蔡義已死。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韋賢字長孺。魯國人。爲人質樸少慾。勤於學問。博通經書。時人稱爲鄒魯大儒。曾教昭帝讀詩。官至大鴻臚。本始三年。代蔡義爲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魏相字弱翁。定陶人。少學易。被舉賢良。爲茂陵令。擢河南太守。禁暴除奸。豪強畏服。是

時適值丞相田千秋病死。其次子爲雒陽武庫令。平日見魏相治郡甚嚴。如今又失了父親。心恐在官日久。不免因過失得罪。遂卽辭職而去。魏相聞知。急遣屬吏前往追之。意欲將他喚回。田千秋次子竟執意不肯。屬吏無法。只得回報魏相。魏相頓足道。大將軍聞知此人去官。必以爲我見丞相已死。不肯善待其子。使他因此見怪。吾勢危矣。因此魏相心中悶悶不樂。後來田千秋次子到了長安。大將軍霍光聞知。果然責備魏相道。今幼主新立。大局未安。函谷乃京師要地。武庫爲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思國家大計。一見丞相不在。便卽斥逐其子。用意何其淺薄。魏相受此責備。真是冤枉。此時便要辯白。霍光也不肯信。過了一時。有人告發魏相殺死無辜之人。霍光便發交有司拘提魏相訊辦。一時在京河南戍卒二三千人。聞知此事。



一齊攔住霍光車前說道。情願再留京師作工一年。以贖太守之罪。又有河南百姓老弱萬餘人。守住函谷關。意欲入關上書懇求釋放魏相。關吏不敢放他入關。只得報聞朝廷。霍光卻爲前事心恨魏相。不聽衆人要求。竟將魏相交與廷尉下獄。魏相在獄經年。恰遇大赦得出。此時霍光怒氣已平。又見魏相深得民心。遂使試署茂陵縣令。後又擢爲揚州刺史。魏相考察各郡國守相不稱職者。盡行劾奏。多被貶逐。時光祿大夫丙吉。素與魏相交好。見其鋒稜太露。恐又因此得罪。遂作書勸道。朝廷已深知弱翁才幹。望稍謹慎自重。魏相得書。深以爲然。於是一切從寬。後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召入爲大司農。本始三年。擢御史大夫。至是霍光旣死。其子霍禹已爲右將軍。嗣爵博陸侯。魏相心恐霍禹擅權。遂上書請拜張安世爲大將軍。以代霍光之位。宣帝亦有

此意。詔書未下。安世已有所聞。心中甚懼。乃入見宣帝說道。老臣妄有所聞。言之算是冒昧。不言則下情不達。老臣實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之後。願陛下哀憐。曲全老臣之命。宣帝聞言笑道。君言太謙。君尚不可。更誰可者。安世叩首固辭。宣帝不許。遂拜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宣帝又思念霍光功德。並記起霍光臨死曾請封兄孫霍山。遂下詔封霍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到了次年。宣帝始封許后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霍雲爲冠陽侯。霍氏一門三侯。霍顯此時居然爲了太夫人。與馮子都同居。儼如夫婦。霍光在時自作墳墓。霍顯嫌其狹小。重行改作。規模甚是闊大。三面起闕。建築神道。北臨昭靈館。南出承恩館。並修飾祠堂。起閣道。通連永巷。盡幽霍光妾婢以守之。又大治第宅。自作乘輦。上

畫五彩塗以黃金。錦繡爲茵。以熟皮及絲綿包裹車輪。使侍婢用五彩絲繩挽車遊行宅中。霍禹霍山亦皆修建住屋。極其華麗。又不時出外遊行。馳逐平樂觀一帶。霍雲更是放蕩。每當朝見之日。往往假稱疾病。私自出外。帶領許多賓客。架鷹牽犬。到了黃山苑中。張圍大獵。卻使蒼頭奴持了名帖。上朝掛號。有司畏其勢力。不敢責備。霍顯又與諸女任意出入長信宮。在長樂宮內日夜無度。魏相本與霍氏意存芥蒂。今又見此情形。不成事體。便請許廣漢帶領入見宣帝。面奏此事。魏相既見宣帝。便說道。自後元以來。政歸大臣。今霍光已死。其子霍禹復爲右將軍。兄孫霍山。現居政府。兄弟諸壻。皆據高位。職掌兵權。霍光夫人顯及諸女。在長信宮皆有名籍。或夤夜稱詔。開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漸不制。宜設法減奪其權。破其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並可保全功臣之後。宣帝自在民間。久聞霍氏貴盛。其家人倚勢橫行。種種不法。心中已是不喜。因看霍光面上。不便究問。今聞魏相之言。甚合其意。點頭稱善。又過數日。魏相復由許廣漢面請宣帝。除去副封。以免壅蔽。原來舊例。人民上書。須備正副二封。先由領尙書者開拆副封觀看。若是所言不善。便將原書擱起不奏。今宣帝依從魏相之言。除去副封。人民所上之書。不須由霍山過目。霍山雖領尙書事。但已毫無權力。宣帝既親信魏相。遂命爲給事中。與之計議。又准令羣臣單獨進見言事。霍顯雖然日事淫樂。卻也留心朝政。見此情形。知是不妙。因喚集霍禹及霍山霍雲等說道。汝輩不思奉承大將軍遺業。保全自己地位。今御史大夫得爲給事中。汝輩須當留意。若使他人進言離間。將來何以自救。霍禹等聞言尙不在意。誰知不久恰又鬧出事來。

說起霍氏一班家奴。當霍光在日。倚藉主勢。氣燄凌人。誰敢向他得罪。如今霍光雖死。他一向驕橫已慣。更不肯稍稍斂跡。一日霍氏家奴與御史大夫家奴。同在路上行走。偏是冤家路窄。兩下相遇。各欲他人讓路。彼此爭執良久。霍氏家奴大怒。率領一衆闖入御史府中。府中人等見了。連忙關上大門。霍氏家奴便欲動起手脚。踏破大門。御史聞知。連忙對衆叩頭謝罪。方始息事。在御史也只得忍辱吞聲。不與計較。旁人見了。卻甚不平。一時議論紛紛。都說霍氏家奴目無法紀。欺人太甚。霍顯等聞之。方知憂懼。此時丞相韋賢年老多病。便向宣帝辭職。宣帝賜以黃金安車駟馬歸第。漢時丞相致仕。算韋賢爲第一人。於是宣帝遂拜魏相爲丞相。以丙吉爲御史大夫。二人同心輔政。宣帝甚加倚任。魏相不時入見宣帝。商議政事。宣帝又寵信平恩侯許廣漢及侍中金安上。許其

任意出入宮中。安上字子侯。乃金日磾之姪。地節元年。曾舉發楚王劉延壽反謀。賜爵關內侯。安上爲人謹厚。有智略。深得宣帝愛重。霍顯及霍禹等見諸人得勢。心中妒忌。因此甚加嫌惡。霍顯更是擔憂。卻又不便告知他人。只是長日悶悶不樂。讀者試想霍顯何事擔憂。只因前次毒死許后。犯了彌天大罪。惟恐被人得知。偏是俗語有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當日許后死得不明不白。外間已自有議論。又見淳于衍得釋出獄。忽然發了一筆大財。大眾早猜到其中必有原因。及霍氏得立爲后。衆人遂皆恍然。但礙著霍光尙在。不敢多言。恐致惹禍。如今霍光已死。便又有人將此語到處傳播。卻被宣帝聞知。心中也覺可疑。暗想此言如果屬實。必須嚴行究辦。爲許后報復冤仇。惟是衆口喧傳。未得確實證據。尙難發作。且霍氏子弟親屬布滿朝廷。大抵手

握兵權。勢力甚大。要想懲治。亦難下手。如今既有此等風聞。霍氏萬難親信。須趁此時。逐漸削其權力。免貽後患。宣帝於是召到魏相等密議處置之法。

原來霍光自上官桀謀反發覺之後。心恐被人暗算。於是任用女婿度遼將軍范明友爲未央衛尉。次女壻中郎將任勝爲羽林監。又以長女女壻鄧廣漢爲長樂衛尉。中女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帶領戍兵。姊壻張朔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孫壻王漢爲中郎將。今霍禹又爲右將軍。朝中兵權皆屬霍氏。在霍光原是一心爲國。但爲防患起見。免遭他人毒手。誰知威權太重。反致惹人疑忌。當日宣帝與魏相商議已定。先將范明友移爲光祿勳。出任勝爲安定太守。過了數月。又出張朔爲蜀郡太守。王漢爲武威太守。不久復移鄧廣漢爲少府。以霍禹爲大司馬。尊以空名。使與

霍光同官。其實並無印綬官屬。遂盡收諸人兵權。另用許史二家子弟爲將。拜張安世爲衛將軍。所有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屯兵皆歸統屬。霍禹明知宣帝奪其兵權。心中憤鬱。遂稱病不肯入朝。一日坐在家中。忽見外間傳報有人前來拜訪。霍禹看了名帖。乃是熟人。便命請入。其人走進。一見霍禹。啓口問病。霍禹聽了。不禁長歎一聲。便將心事說出。未知來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回 罷諸霍貴戚怨望 獲王媪外家受封

話說當日來訪霍禹之人。乃是任宣。任宣官爲太中大夫。前曾奉命持節護理霍光喪事。霍禹爲右將軍時。任宣又曾爲其長史。今聞霍禹有病。故來看視。霍禹請入相見。任宣見霍禹並無病容。知他心懷怨望。假託稱病。便故意用言挑道。未知君侯身患何病。霍禹聽了長歎道。我有何病。縣官指宣帝也若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今

將軍墳墓未乾。便將我家親屬人等一概疏遠。反任用許史奪我印綬。使人不自知有何罪過。任宣聞言。心知霍禹怨恨甚深。遂反覆勸解道。時勢不同。今非昔比。當大將軍在日。獨掌國權。殺生在手。有如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因忤將軍之意。皆下獄而死。又如史樂成本是小家子。得寵將軍。官至九卿封侯。其時滿朝文武。但知奉承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直同無物。大凡盛衰各有其時。今許史乃天子骨肉。自然當貴。大司馬竟因此怨恨。愚意竊以爲不可。霍禹被任宣說了一篇。默然無語。過了數日。病假已滿。霍禹只得照舊入朝。宣帝深痛許后被毒而死。至是遂下詔立長子爽爲皇太子。時年八歲。霍顯聞立太子。憤怒異常。不肯進食。對家中人說道。此乃帝在民間時所生之子。豈可立爲太子。將來皇后有子。反要爲王。向

他稱臣朝拜。實在使人不甘。霍顯輾轉尋思。忽得一計。便入宮來。見霍后。屏退從人。教以如此如此。霍后應諾。於是召到太子。賜以飲食。意欲加入毒藥。將他毒死。誰知宣帝早已留心。密囑保母。加意防護。每遇霍后賜食。必經保母先嘗。霍后三番五次無從下手。當日霍山霍雲等自見勢力日孤。遂時與霍顯霍禹商議。往往相對啼泣。自相埋怨。霍山因說道。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竟將大將軍所定法令。盡行變易。揭發大將軍過失。又一班儒生。多係貧人。客居長安。飢寒交迫。喜爲妄言。不避忌諱。素爲大將軍所深惡。今主上偏喜與儒生談論。人人皆得上書請見。多言我家之事。日前曾有人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兄弟親戚。日益驕恣。恐危宗廟。邇來災異數見。卽爲此故。其言最爲動聽。我將其書壓擱不奏。誰知後來上書之人。更加狡詐。每奏上

之書。徑由中書令出外取上。不由尙書。可見主上更不信任我輩。霍顯聽到此處。便接口道。丞相時說我家不好。他自己豈遂毫無罪過。我輩也可將他作個把柄。霍山道。丞相爲人廉正。那得有罪。我家兄弟諸壻多不謹慎。以致惹人議論。更有一事。關係重大。據現在民間揚言。都說是霍氏毒殺許后。究竟有無此事。霍顯被問。心知隱瞞不住。只得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霍禹及霍山霍雲聽了。大驚失色。一齊說道。既有此事。何不早告我等。如今縣官斥逐諸壻。奪其兵權。正爲此故。此乃大事。一旦認真究辦。誅罰不小。如何是好。霍顯被衆人抱怨。默然無語。霍禹等遂急商議自救之策。只因所犯案情過於重大。更無方法可以解免。末後想來想去。惟有設法廢去宣帝。方保無事。但是如何下手。尙在計議未定。

霍山及霍雲當日回到家中。便將霍顯言語祕密告知家人。一衆

聞說無不驚恐。正在舉家慌張之際。忽又有人前來報告不吉之兆。原來霍光外孫壻趙平有一門客石夏。通曉天文。一日向趙平說道。吾夜觀星象。見熒惑名星守住御星。御星者卽太僕奉車都尉也。若非罷斥。便當橫死。趙平聞言。心想霍山現爲奉車都尉。據此言來。甚爲可慮。便將此語告知霍禹等。於是霍禹等更加愁急。各家人心亦皆惶惶不安。霍雲之舅李竟有一至友張赦。素與霍雲來往甚熟。此次又到雲家。見其家人十分恩迫。而且神色張皇。似有緊急之事。便料到霍氏欲謀爲變。他卻爲霍氏想得一計。密向李竟道。今丞相與平恩侯得寵專權。可請太夫人向太后上言。先誅此兩人。至於移易天子。惟在太后而已。李竟便將此語告知霍雲。霍雲轉告霍禹。霍山大衆聚議。皆以此計爲然。正在預備實行。突被張章出頭告發此事。

張章本潁川人。曾在長安充當亭長。因事失官。流落四方。貧困無聊。決計詣闕上書。意欲謀得一官半職。因此來到長安。卻苦無處棲身。記與霍氏馬夫舊曾相識。遂往尋見馬夫。具言來意。馬夫便留張章在馬櫪。音歷馬房也旁下榻。到了晚間。張章睡在牀上。想起身世飄零。生涯落拓。茫茫前路。來日大難。一時心事如潮。輾轉不能成寐。時已夜深。忽聽得一陣人語之聲。張章側耳細聽。原來是一衆馬夫相聚談論。張章留心聽了半晌。暗自歡喜道。我如今機會到了。原來霍氏諸人謀事不密。連馬夫也都知得。他們本是一班粗人。忘卻張章在此。便將石夏及張赦言語。一一說出。被張章聽得謹記在心。到了次日。張章照著馬夫言語。寫成一書。直向北闕呈遞。宣帝見書。卽交廷尉查究。於是執金吾遣人往捕張赦石夏等。宣帝下詔止之。霍山等愈覺恐懼。相與密議道。縣官因此案牽

連到太后身上。不便窮究。所以暫行攔起。然吾等事機已露。又有毒死許后之事。陛下雖然寬仁。但恐左右之人。不肯罷手。過後又必發作。到得再發。必至族誅。不如先發制人。遂使諸女各自歸家。報告其夫。勸其同謀舉事。並說道將來禍發。君等也無處躲避。霍氏諸壻見勢已到此。只得依允。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霍雲之舅李竟。復因交通諸侯王。被有司發覺。捕拏治罪。案辭引到霍山霍雲。有司奏知宣帝。宣帝下詔將霍雲霍山免官就第。霍禹雖與此案無甚關係。卻又因霍光諸女。平日對於太后。自恃身爲姨母。每多倨傲失禮。霍氏家奴馮子都。又屢次犯法。宣帝召到霍禹。將此二事面加責備。弄得霍顯霍禹。霍山霍雲等。日夜提心弔膽。寢食俱廢。於是反謀益急。霍顯夜來神思不寧。夢魂顛倒。忽夢宅內井水上溢。流至庭下。廚中之竈

忽移到樹上。又夢見霍光對他說道。汝知兒被擊否。可急下去捕之。霍顯喫驚醒來。卻是一夢。霍禹也夢見外面車騎人衆喧譁之聲。自遠而近。說是來擊自己。不覺大驚而醒。告訴衆人。舉家皆以爲不是吉兆。加以宅中鼠類一時衆多。白晝公然出行。與人相觸。又常以尾畫地。夜夜常有鴉鳥鳴於堂前樹上。一日宅門無故自壞。霍雲家在尙冠里中門亦壞。巷頭人民遠遠共見有人在霍雲屋上徹取屋瓦投下。衆人心疑。一齊行近看時。卻又無有。俱覺詫異。

霍禹諸人商議舉事方法。只因未得機會。所以遲疑。直至地節四年秋。方始決計行事。先是宣帝卽位之初。便遣人尋覓外家。但是事隔久遠。無從問訊。偶然尋得一二人。細行考問。卻又非是。直至地節三年。使者方尋獲王媪。云是宣帝外祖母。王媪遂帶兩男。隨

同使者來京。衆人因其坐黃牛車。便稱爲黃牛嫗。宣帝恐其是假。不敢便行承認。乃先命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大夫屬官一同考驗。任宣等召問王媪及其里人。所述情節。均能相符。知王媪確係悼后之母。因卽據實覆奏。宣帝見奏。立卽召見王媪母子。賞賜無數。地節四年春。下詔賜外祖母王媪號爲博平君。封舅王無故爲平昌侯。王武爲樂昌侯。王迺始先死。追謚曰思成侯。

霍山霍雲趁此機會。與霍禹議定一計。欲使太后置酒。延請博平君。召到丞相魏相平恩侯許廣漢等。使范明友鄧廣漢以太后詔牽出斬之。遂廢去宣帝。立霍禹爲天子。彼此約定。尙未舉事。宣帝忽拜霍雲爲玄菟太守。任宣爲代郡太守。霍山又因擅寫祕書。應行坐罪。霍顯爲之上書求情。願獻自己城西第宅全座。並馬千匹。以贖罪。宣帝不許。霍顯正在惶急。誰知又被張章告發。張章自前

次上書告發。見宣帝隱忍不究。料想霍氏不肯罷手。於是留心訪查。居然探出陰謀。此番卻另用一種手段。並不依照前次上書告發。未知張章如何告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一回 發逆謀功臣絕後 報舊恩宮婢陳言

話說張章知得霍氏密謀。便告知素識之期門名宦董忠。董忠又轉告左曹名宦楊惲。楊惲字子幼。乃楊敞次子。其母爲司馬遷之女。楊惲自幼讀其外祖司馬遷史記。兼習春秋。爲人頗有材能。性喜結交英俊。以此名稱朝廷。今聞董忠言語。急報知侍中金安上。金安上奏聞宣帝。宣帝卽召楊惲入見。問以詳細情形。楊惲逐一對答。張章見此事已得上聞。又恐宣帝因口語無憑。未卽究辦。遂又補上一書。說得異常確鑿。侍中史高金安上建議。禁止霍氏諸人出入宮禁。又有侍中金賞。乃金日磾之子。霍光女婿。今聞此事。卽上

書自請去妻。宣帝知反謀是實。遂分遣有司將霍氏家族及同謀親友。盡數拏下。霍山、霍雲及范明友先期聞信。自知無可逃避。各尋自盡。霍顯、霍禹、鄧廣漢等。尙不聞知。臨時措手不及。遂皆被拏下獄。經廷尉訊出真情。立即行刑。霍禹被處腰斬。霍顯及霍氏諸婿皆處斬。惟金賞先期去妻。獨得免罪。此外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時地節四年秋七月也。宣帝下詔有司廢去霍后。移居昭臺宮。屈計霍后得立僅有五年。並未生育子女。又過十二年。宣帝將其再移雲林館。方始憂憤自殺。葬於昆吾亭。藍在陝西田縣東。先是茂陵人徐福見霍氏驕奢異常。因嘆道：霍氏必亡。乃上書宣帝言：霍氏過盛。陛下既寵愛之。宜常加限制。勿使至於滅亡。徐福連上三書。宣帝均不採用。及霍氏誅滅之後。張章、董忠、楊惲、金安上、史高皆得封侯。惟徐福並無賞賜。遂有人爲徐福上書道：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門突也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被火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嚮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嚮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宣帝得書。乃賜徐福帛千匹。讀者試想霍光身輔幼主。獨攬政權二十餘年。毫無異心。可謂盡忠漢室。誰知身死未久。竟弄得人亡族滅。雖說是霍禹等甘心謀反。自取其禍。而其中關鍵。全在霍顯

謀毒許后一事。其始則霍光溺愛霍顯。不肯自行檢舉。致貽後患。其後則宣帝痛惜許后。有意釀成變故。藉報私仇。又有魏相從中播弄。以至迫成反謀。興起大獄。徐福之說。自是有理。但與帝私意不合。賜帛千匹。不過藉此敷衍外議而已。

宣帝既誅霍氏。過了一月。適值舉行飲酎之禮。先期齋戒。徧祭各宗廟。一日宣帝將往祭昭帝之廟。車駕行至半途。先驅旄頭旄頭置

駢解漢亦選羽林爲之

騎士身上所佩之劍。忽然自行拔出。墜落地

上。劍柄插入泥中。劍鋒直向御駕。駕車之馬。見了皆驚。宣帝也覺詫異。立召梁丘賀令其問卦。梁丘賀字長翁。瑯琊人。精於易經。現爲郎官。當日奉命筮了一卦。便對宣帝道。據此卦看來。必有凶謀。此行甚是不吉。宣帝聞言。便命回車還宮。使有司代祭。是日廟中果然發見刺客。原來霍氏謀反伏誅之時。代郡太守任宣亦坐霍

氏黨與被誅。任宣之子任章爲公車丞。聞變逃到渭城界。中心痛其父枉死。立意復仇。探知祭廟之期。宣帝必然親來。且照例當於夜間入廟。任章於是身穿祭服。裝成郎官模樣。雜在大衆之內。手執畫戟。立在廟門。欲待宣帝到來。上前行刺。趁著黑夜人多。看不清楚。又兼出其不意。真是絕好機會。誰知宣帝命不該死。偏有墜劍示兆。又得梁丘賀善於卜筮。十分靈驗。宣帝因此中道折回。卻使有司代祭。有司到了廟內。留心點驗人數。任章無從隱匿。遂被查出。處以死刑。梁丘賀因此得寵。宣帝得升官職。位終少府。宣帝從此每遇祭祀。待至天明。方入廟行禮。以後遂成爲故事。

宣帝既廢霍后。欲就後宮擇立一人爲皇后。是時後宮妃嬪得寵者三人。一爲華婕妤。生有一女。後封館陶公主。一爲張婕妤。生一子名欽。後封淮陽王。一爲衛婕妤。生一子名躡。敷音後封楚王。此三

人中張健仔尤爲愛幸。宣帝意欲立之。又想起太子爽幼年失母。幾爲霍后所害。今若立后不慎。太子又遭毒手。况此三人自己各生有子女。欲其撫愛太子。恐是難事。不如擇其平日爲人謹慎。未曾生子者立之。方免後患。宣帝主意既定。遂下詔立王健仔爲皇后。使之撫養太子。王健仔乃長陵人。其先代本居沛縣。隨高祖入關。有功。賜爵關內侯。傳至健仔之父王奉光。少時性喜鬪雞。宣帝在民間。常與奉光聚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已經許字他姓。臨當出嫁。其夫忽死。如此一連數次。以故年長尙未適人。及宣帝卽位。召入後宮。漸升爲健仔。至是竟得立爲皇后。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王后雖然得立。宣帝少與相見。並無寵愛。太子遂依王后過日。宣帝又使疏廣疏受爲傅。太子因此得保無事。

當日張安世有孫女名敬。嫁於霍氏親屬。適值霍氏謀反。孫女也

應坐罪。安世一向小心。今見霍氏謀反族誅。已自恐懼。更兼孫女牽連在內。算是自己與霍氏有親。難免株累。因此心中愁苦。見於顏色。他年紀已老。禁不起憂慮。不過數日。容貌便瘦了許多。宣帝不知安世心事。見他如此情形。十分詫異。又覺得他甚是可憐。因向左右問是何故。左右知安世是爲此事。便將詳情訴說一番。宣帝乃命赦了安世孫女。以慰其意。安世見宣帝如此優待。愈加惶恐。因想起霍氏敗亡。都因權勢太盛。現在主上英明。自己領尙書事。是個重要職務。一舉一動。須與霍氏相反。方可保全。安世從此辦理政務。格外謹慎周密。每遇重大政事。入見宣帝。祕密議定辦法。便託詞回家養病。及聞朝廷詔令發布此事。安世假作驚異。立遣屬吏前往丞相府中詢問。因此朝廷大臣。皆不知安世曾經預議。

安世曾向宣帝薦舉一人。卻被其人聞知。來見安世。面謝提拔之恩。安世聽了。大以爲恨。說道。舉薦賢能。乃是應爲之事。豈有私心。何必來謝。乃分付閹人。將其辭絕。不與相見。又有郎官。功勞甚高。不得升擢。自向安世申說。安世答道。足下功高。明主自能知悉。此皆人臣當盡之職。何得自誇。郎官聽了。只得無言退去。安世雖拒絕郎官之請。入見宣帝。卻陳述郎官之功。不久郎官果得升擢。一日安世幕府長史遷調他處。來見安世。告辭赴任。安世因問道。吾平日有何過失。君可直言。長史見問。遂答道。將軍身爲明主股肱。並未引進人士。以此爲衆所譏。安世道。明主在上。賢不肖分別甚清。臣下但當自修其職而已。何從知有人士而推薦之乎。讀者須知安世眼看霍氏是個榜樣。有意力避權勢。雖不免矯枉過正。但因此卻博得宣帝親重。

宣帝又想起安世之兄掖庭令張賀從前待己有恩卽位以來尙未報答。適值安世入朝。宣帝忽憶前事。因對安世道。掖庭令平日常誇稱我將軍阻之是也。先是張賀本有一子早死。遺有一孫。年紀甚幼。遂以安世小男彭祖爲嗣。宣帝自幼又與彭祖同窗讀書。至是欲封彭祖爲侯。乃先賜爵關內侯。安世上表固辭。宣帝道。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聽了不敢再言。宣帝又爲張賀置守塚三十家。親自指定地方。令其居住。此三十家皆在張賀墳墓之西。鬪雞舍南。係宣帝少時所常遊之處。

此時宣帝但知感念已死之張賀。全然忘卻生存之丙吉。原來宣帝被赦出獄之時。年纔五歲。以前之事。年紀過小。不曾記得。丙吉現爲御史大夫。日在帝前。絕口不提一字。宣帝更無從知。偏是機緣湊合。恰有掖庭宮婢名則。前曾保抱宣帝。今見宣帝卽位。遂令

其夫上書自陳。宣帝見書。發交掖庭令查問。則供稱丙吉知情。掖庭令遂領則往御史府告知丙吉。丙吉望見則。尙能認識。並記起前事。因對則道。汝曾因看視皇曾孫。疏忽不謹。被我責打。汝安得有功。惟渭城胡組。淮陽趙徵。卿算是有恩。於是丙吉奏上。胡組等供養勞苦情形。宣帝命丙吉訪尋胡組。趙徵。查得二人已死。現有子孫。宣帝厚加賞賜。又下詔將則放免出宮。賜錢十萬。親自召見。問以舊日情形。則逐一備述。宣帝方知幼年得力丙吉。幸免死亡。他卻從未向我說起此事。由此宣帝大加敬重丙吉。

元康三年春。宣帝乃下詔封張賀嗣子張彭祖爲陽都侯。丙吉爲博陽侯。史恭子史曾爲將陵侯。史玄爲平臺侯。許廣漢弟許彛爲博望侯。許延壽爲樂成侯。又張賀之孫張霸。現年七歲。亦賜爵關內侯。此外少時故舊及郡邸獄作工之人。各就昔日恩情深淺。分

別輕重給與官祿田宅財物丙吉正將受封忽患疾病頓覺沈重宣帝聞知恐其一病不起甚爲憂慮意欲趁其生存之日就臥榻上加印綬以封之太子太傅夏侯勝道此人未合便死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尙未受報此病雖重必不至死宣帝聞言半疑半信不過數日丙吉病體果愈聞知封侯之事上書固辭宣帝不許丙吉方纔受封此時宣帝又想到前昌邑王劉賀被廢已久遂下詔封爲海昏侯未知劉賀如何受封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封劉賀廢王善終 褒王成循吏接跡

話說前昌邑王劉賀自從被廢之後連王號一概削除昌邑歸漢爲山陽郡上官太后仍許劉賀歸到昌邑故宮居住賜以食邑二千戶劉賀回到昌邑終日幽囚宮中如同犯人若是他人早已憂

鬱不堪。偏他卻也不知憤恨。依然安閒過日。但不比從前那種快意。到了地節三年。霍光已死。宣帝親理政事。念起劉賀也曾爲帝。今雖被廢。住在昌邑。難保不謀恢復帝位。萬一有人蓄意作亂。託名推戴故君。煽惑人心。聚衆起事。豈非養虎貽患。因想到山陽太守一缺。須任用能吏。隨時防範。方可放心。於是就羣臣中選得張敞。遂命之爲山陽太守。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昭帝時官爲太僕丞。杜延年甚奇其人。適值劉賀被徵卽位。種種舉動不遵法度。張敞上書切諫。劉賀不聽。未幾遂爲霍光所廢。張敞由此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宣帝卽位。召拜太中大夫。與于定國同判尙書事。張敞遇事守正不阿。因此忤了霍光之意。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久知張敞才具過人。故特用爲山陽太守。張敞在任年餘。聞知霍山霍雲因事免官歸第。遂上書

奏道。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固不小。今欲保全功臣之後。應由朝臣倡議。請罷霍氏三侯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一併賜以几杖。許之歸老。陛下見奏。下詔不許。羣臣固爭。然後許之。如此則天下皆以爲陛下不忘功德。朝臣能知禮節。霍氏子孫亦可長享富貴。不憂後患。今朝廷不聞直言。反使陛下親詔罷免。兩侯既出。臣料大司馬及其支屬必然畏懼。似此近臣自危。甚非得策。臣願就朝廷發議此事。因守遠郡。無由自達。惟陛下留意。宣帝得書。甚以爲然。但因山陽要地。一時無人可代張敞。故亦不召其來京。及霍氏既滅。宣帝對於劉賀。終覺放心不下。元康二年。乃遣使賜張敞璽書。令其謹備盜賊。查察往來過客。並勿將此書宣布。張敞得書。便料到宣帝意中猜忌劉賀。不便明言。故有此詔。於是張敞修下表章。備陳劉賀近狀。以安帝意。原來張敞於地節三年五月。

到任視事。查得故昌邑王劉賀。現居舊宮。奴婢等在宮者共有一百八十三人。閉起正中大門。但開旁向小門。選吏一人爲之主管錢物。每日買入食物一次。除食物外。其他不得出入。又用督盜一人。專掌稽察往來之人。更由王家出錢僱用士卒。巡邏宮牆。清除中禁。防備盜賊。張敞時遣屬吏前往察看。到了四年九月。張敞親自入宮視察情形。劉賀聞信。急出接見。張敞留心觀看劉賀。見他年約二十六七歲。面帶青黑色。小目尖鼻。鬚眉稀少。身材卻甚長大。只因酒色過度。得了痿病。行動不便。身穿短衣大褲。腰佩玉環。頭上插筆一枝。手中持著木簡。張敞暗想。從前我與他本是君臣。如今他並無爵位。算來反不如我。時異勢殊。令人不勝感慨。張敞一路行進。到了中庭。與劉賀敘禮。分賓坐下。張敞欲探劉賀之意。借著惡鳥動他。遂開言道。昌邑梟鳥甚多。劉賀急應道。從前賀

到長安。不聞有梟。及回時東行。到了濟陽。又聞梟聲。張敞聽他說話毫無意思。遂不再言。

此時守宮吏人見太守到來。便照例將劉賀妻子奴婢財物簿冊。呈請張敞點驗。張敞點至劉賀之女持轡。劉賀便跪起說道。持轡之母。乃嚴長孫女也。張敞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有女名羅敷。前爲劉賀之妻。現已身死。聞言點頭無語。共計劉賀妻妾十六人。子女二十二人。張敞逐一點驗已畢。又與劉賀坐談數語。見他言語舉動衣服裝飾。知是癡騃之人。遂卽辭別劉賀歸去。過了一時。張敞又查知昌邑哀王劉髆有歌舞女張修等十人。未生子女。且在後宮並無位號。哀王旣死。例應發遣回家。乃太傅豹等擅將諸人留居哀王墓園。有違法制。張敞遂上書朝廷。請皆遣散。劉賀聞知此事。便說道。此等守園之人。有病不必診治。有自相殺傷者。

亦不必究辦。原欲令其速死。太守何故欲使罷遣歸家。有人將劉賀言語報與張敞。張敞聽了。心想此人天性專好做那亂亡之事。始終不知仁義。與他更無話說。只得付之一笑。後來張敞奉到朝廷批准。竟將張修等十人一律遣發。如今接到宣帝璽書。張敞便將以上各事詳細陳明。並將劉賀妻子奴婢財物等造成清冊。交與使者帶回京師。宣帝見了張敞回奏。方悟到劉賀爲人不足畏忌。元康三年春。乃下詔封劉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劉賀得封侯爵。便由昌邑移居海昏。時侍中金安上上書宣帝道。劉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乃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宣帝見書批准。於是劉賀雖然封侯。對於朝廷典禮。不得參預。不過得食租稅。掛個空名而已。又過數年。揚州刺史上奏道。劉賀與前太守卒史孫萬世交好。萬世嘗問劉賀道。前此

被廢之時。何不堅守。勿出宮門。立斬大將軍。竟聽他人奪取璽綬。

劉賀聽說急應道。是也。我當日失於留意。萬世又說劉賀不久當

爲豫章王。劉賀也信以爲實。便應道。亦將如此。以上兩次言語。皆

非劉賀所應言。應請究治。宣帝將奏發交有司。有司查明是實。請

將劉賀逮捕。宣帝命削奪三千戶。劉賀方知爲衆人所唾棄。往往

尋事與他作對。心中漸覺鬱悶。他所居海昏。本豫章郡屬縣。有贛

水繞城。東出大江。劉賀閒中乘舟。順流東望。往往憤慨而還。後人

因名其地爲慨口。在今江西新建縣西北

後至神爵三年。劉賀身死。豫章太守奏道。昔舜封弟象於有鼻。地名

即有庫在湖南道縣今及象死不爲立後。因係暴亂之人。不宜爲一國始祖。

今海昏侯賀死。有司奏其子充國當嗣爵。充國竟死。有司復奏其

弟奉親。奉親又死。是天絕之也。陛下仁聖。待賀甚厚。雖舜之待象。

無以復加。宜廢其後。以順天意。宣帝命有司會議。皆以爲不宜立嗣。於是國除爲縣。及元帝卽位。又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到東漢。國尙未絕。此是後話。

宣帝自霍光死後。始親理政事。勵精圖治。每五日臨朝一次。自丞相以下。各按職守。上前奏事。一切辦事。皆定有章程。整齊周密。上下奉行。旣久。習以爲常。毫無苟且之意。宣帝本來生長民間。深知民生疾苦。政事利弊。故卽位以來。尤注意於地方吏治。每遇新拜刺史守相。必親自召見。問以如何治理。及其人到官之後。又留心察其行事。是否與言相應。若有名實不符。宣帝亦必知其究竟。常自言曰。庶民所以能安居田里。毫無歎息愁恨之心者。皆由政平訟理之故。與我共同致此者。惟有良二千石而已。宣帝又以爲太守乃一方表率。若屢行更換。則下民不安。必使太守久於其任。熟

悉地方情形。吏民知其不可欺騙。方始服從其教化。宣帝既存此意。對於各地守相治理地方著有成效者。往往用璽書勉勵。增秩也加俸。賜金。或賜爵關內侯。遇有公卿缺出。依次選補。於是良能之吏。一時稱盛。

當日各地守相。最先受宣帝爵賞者。是爲膠東相王成。王成治理膠東。甚有名聲。四方流民來歸者八萬餘口。宣帝於地節三年。下詔褒揚。賜王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宣帝正擬召用。適值王成病死。宣帝甚加悼惜。後有人言王成浮報戶口。邀取爵賞。因此俗吏多務虛名。讀者須知世上除非聖賢。方不務名。至於中人以下。更無有不好名者。既欲博取名譽。自須建立事業。宣帝褒獎王成。原借以鼓舞百官。使之留心民事。無論王成政績有無虛僞。經此一番提倡。自然有人聞風興起。所以王成受賞。便引出許多循吏。

來。閒言少敘。卻說膠東王國。本與渤海郡鄰近。境界相接。自從王成死後。膠東渤海。連年飢荒。人民無食。流爲盜賊。到處劫掠。官吏不能擒治。宣帝下詔丞相御史。推舉良能之人。前往治理。於是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公同舉薦一人。奏聞宣帝。未知所薦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龔遂單車治渤海 朱邑遺命葬桐鄉

話說宣帝因渤海膠東荒亂。命丞相御史選擇守相。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公同舉薦龔遂。宣帝久聞其名。卽拜龔遂爲渤海太守。說起龔遂。自從劉賀被廢。與昌邑羣臣一同下獄。尙幸平日直言敢諫。得免死刑。罰爲城旦。後來宣帝卽位。被赦出獄。當日朝中公卿皆知龔遂之賢。但因霍光當國。最惡昌邑舊人。所以無人敢

爲薦引。龔遂也
 就隱居不仕。直
 到此時。年已七
 十餘歲。方得拜
 官。
 宣帝既拜龔遂
 爲渤海太守。便
 命召之入見。龔
 遂聞召到來。宣
 帝一眼望見。頓
 覺失望。原來宣
 帝一向雖聞龔



遂之名。卻並未曾見面。如今見他年紀已老。又兼形貌短小。似與平日所聞不能相稱。以此心中不免看輕。但因詔書已下。未便收回成命。只得開言問道。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將用何法息其盜賊。以副朕意。龔遂對道。海邊僻遠之地。不霑聖化。其民爲飢寒所困。而官吏不知撫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積水曰潢。言盜弄賊如小兒在潢池戲弄。今使臣前往。將欲用威勝之。還是以德安之。宣帝見說。方知龔遂果然名不虛傳。不覺大悅。便答道。舉用賢良之人。原欲安之而已。龔遂接說道。臣聞治亂民。譬如治亂繩。勢不宜急。惟有緩之。然後可治。臣請丞相御史暫時勿用文法拘束。使臣得一切便宜從事。宣帝許之。並加賜黃金。使其乘驛前往。當日龔遂乘坐驛車。到了渤海郡界。郡中官吏聞說新太守到任。恐被盜劫。急發兵來迎。龔遂見了。傳令全數撤回不用。一面通飭

各屬縣。停止捕擊盜賊。凡人民手持耕田器具者。皆是良民。官吏毋得過問。惟手持兵器者。方是盜賊。此令一下。說也奇怪。不消數日。渤海界內許多盜賊。一旦忽然不見。龔遂也不帶領多人保護。獨自單車到府。郡中安然無事。讀者試想渤海當日何等大亂。盜賊成羣結隊。徧地皆是。甚至圍攻官署。劫取監犯。搜索市肆。迫脅列侯。該地官吏四出擊捕。日夜不得休息。誰知擊捕愈嚴。盜賊愈多。正在無法可治。適遇龔遂到來。卻將盜賊看同無物。從容下一命令。便收拾得無影無踪。他又不曾具有何等神通。何以竟能如此。須知盜賊與良民同是人類。本非生來便分兩種。大抵衣食充足。盜賊便轉爲良民。飢寒交迫。良民皆化爲盜賊。渤海地本貧窮。加以連年飢荒。人民無食。不得已聚衆劫奪。但想苟全性命而已。及至案情發覺。官吏追捕緊急。人民愈加恐懼。待欲仍理故業。又

慮官府擒拏治罪。以此聚衆相持。今見新太守命令。不問前事。大衆自皆歡喜。立即棄卻兵器弓矢。手中各持耰鋤鎌刀。從事耕作。所以境內悉皆平靜。

龔遂於是大開倉廩。借與貧民。選用良吏。安撫百姓。又見渤海風俗奢侈。人民多從事手工技藝。不重耕作。龔遂乃提倡節儉。勸民勤力農桑。下令每人須種榆一株。薤一百根。蔥五十根。韭菜一畦。又每家須養母豬二頭。雞五尾。民有身帶刀劍者。龔遂見了。喚至車前問道。汝何故帶著牛佩著犢子牛走路。其人被問。愕然不解。龔遂道。汝破費錢文。買此刀劍。帶在身上。有何用處。何不將劍賣去。買得一牛。將刀賣去。買得一犢。可以耕田。駕車。生出許多財利。其人聞言。方始恍然。便依著龔遂言語。做去。渤海人民。既受龔遂教化。風氣爲之一變。每年春夏時節。便齊往田中耕種。到了秋冬。家

家俱有收成。遇有山場。並可摘取果子。湖蕩又可收取菱芡。龔遂循行督率。人民皆有蓄積。地方因此富裕。訟案也就稀少。龔遂在任數年。宣帝見其治功卓著。地節四年。遣使召之入京。龔遂卸了郡事。束裝起程。有議曹屬太守王生。自請隨從入京。功曹屬太守進言道。王生嗜酒無度。不可使之從行。龔遂不忍逆了王生好意。遂不聽功曹之言。帶同王生。到了京師。住在館舍。王生終日只顧飲酒。全不過問龔遂。龔遂也就由他。

一日宣帝召見龔遂。龔遂冠帶出外登車。王生在內飲酒已醉。聞說龔遂入朝。忽然記起一事。連忙飛步趕出。望見龔遂將欲上車。便從後大叫道。明府少待。余有一言奉陳。龔遂聞言。只得回步走入。便問王生有何言語。王生向龔遂說了數句。龔遂點頭應允。王生說罷。仍自入內飲酒。龔遂入見宣帝。宣帝慰勞一番。因問道。君

用何法以治渤海。竟能如此奏效。龔遂記起適纔王生分付言語。便照答道。此皆聖主之德。非是小臣之力。宣帝見龔遂言語謙恭。心中甚喜。因笑道。君何從得此長者之言。龔遂對道。臣本不知言此。乃臣議曹王生所教。宣帝聽了。覺得龔遂爲人誠實。愈加歡悅。因見龔遂年老。不便使作公卿。惟有水衡都尉一職。掌管上林禁苑鋪陳。並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故拜龔遂爲水衡都尉。又用議曹王生爲水衡丞。龔遂在官五年。宣帝甚加敬重。年至八十餘始卒。

當日與龔遂同時奉召入京者。又有北海太守朱邑。朱邑字仲卿。

乃廬江舒縣

即今安徽桐城縣

人。少時爲舒縣桐鄉嗇夫。

鄉官名掌聽訟收賦稅

爲

人清廉。處事公平不苛。常以愛人利物爲心。未嘗笞辱一人。待遇耆老孤寡。尤有恩。因此部下吏民無不愛敬。後舉賢良爲大司農。

丞遷北海太守。此次以治行第一奉召入京。宣帝拜爲大司農。朱邑旣爲九卿。自奉甚儉。所得俸祿賞賜。分與親族鄉里。家中並無餘財。對於故舊。情義尤爲周摯。然秉性公正。人皆不敢託以私情。又不肯爲人薦引。朱邑素與張敞交好。張敞作書寄與朱邑。勸其引進賢才。朱邑得書感動。方始舉薦多人。後朱邑病卒。宣帝下詔褒惜。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先是朱邑病重將死。囑付其子道。我從前曾爲桐鄉吏。桐鄉之民甚是愛我。我死之後。必葬於桐鄉。我知後世子孫祭我。尙不及桐鄉之民也。及朱邑旣死。其子遵從遺命。葬於桐鄉西郭外。桐鄉人民聞知。果然不約而同。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大衆七手八脚。修起墳墓。建立祠堂。年節祭祀。香火不絕。

卻說當日膠東亂事。也就不減渤海。膠東相一缺。極關緊要。宣帝

正在選員充任。忽得張敞上書。自請調往其地。張敞在山陽數年。山陽本是閒郡。宣帝因關心劉賀。所以特命張敞在彼留意監察。其舉動。張敞自見劉賀毫無能爲。並不在意。偏遇山陽全郡人口。只有五十萬。盜賊未破獲者不過數十人。地方安靜。張敞乃有才之人。生性好動。終日坐在衙署。無事可作。轉覺煩悶。如今聞說渤海膠東大亂。心中躍躍欲試。便學那毛遂自薦。宣帝已知劉賀不足畏。又料張敞是個能吏。必能治盜。遂下詔召之來京。拜爲膠東相。並賜以黃金三十斤。張敞收拾行裝赴任。臨行入見宣帝。因自請道。治理繁難之地。賞罰不重。不足以勸善懲惡。應請以後吏人捕賊有功者。優予重賞。宣帝許之。張敞辭了宣帝。即日起程。龔遂治理渤海。純用寬縱。大著成效。張敞治法。卻與龔遂不同。一面選用能吏。追捕盜賊。一面懸出賞格。購緝盜首。又曉諭羣盜。能

自相捕斬者。免除其罪。屬吏捕盜有功。張敞便將名字開送朝廷。補授縣令。因此吏人願爲盡力。不過數月。盜首多已就擒。黨羽逐漸解散。國中也就安靜。此時膠東王太后性好射獵。時時出外。張敞上書諫阻。太后遂從此不出。張敞在膠東數年。一日忽有詔以敞爲京兆尹。京兆爲京師三輔之一。地方號稱難治。歷任京兆尹除趙廣漢外。俱不甚得力。故特命敞設法整頓。未知歷來京兆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驚遠夷廣漢揚名 得民心京兆大治

話說漢代長安地方。自從高祖建都以來。設置左右內史。主爵中尉治理其地。至武帝太初元年。重定官制。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京兆尹治長安之中。左馮翊右扶風分治其左右。統稱之爲三輔。說起三輔地方。人煙稠密。風

俗奢華。雖是輦轂之下。首善之區。無如五方雜處。治理甚難。一班皇親國戚。勢家巨族。倚著自己富貴。一味放縱橫行。目無法紀。又有五陵年少。裘馬翩翩。飽食無事。流爲游俠。專喜在外見事生風。招災惹禍。更有乞丐流氓。小偷巨騙。或白晝殺人。或通衢攫物。每日之中。發生無數案件。地方官吏。既苦應接不暇。又覺辦理爲難。要想秉公執法。不免得罪貴人。見嫉羣小。若是敷衍了事。朝廷又責其疲軟不職。可見三輔地方。真是衝繁疲難。爲官吏者。往往難於出色。所以武帝以前。並無知名官吏。

直至昭帝末年。京兆尹方算得人。一時皆稱爲能吏。其人姓趙。名

廣漢。字子都。乃涿郡蠡吾

在今直隸博野縣西南

人。少爲州郡吏。舉茂材。爲

陽翟縣令。以治行尤異。擢京輔都尉。署京兆尹。適值昭帝駕崩。有新豐人杜建。爲京兆屬吏。趙廣漢使往平陵監護作工。杜建素性

豪俠交通賓客。從中舞弊謀利。廣漢聞知。先使人告戒杜建。杜建仍然不改。廣漢大怒。便將杜建收捕下獄。訊明辦罪。杜建方知廣漢爲人利害。便託一班有勢力之人。前向廣漢說情。廣漢一任衆人百端懇求。執意不從。於是杜建宗族賓客。暗地聚議。擬俟杜建行刑之時。各持兵器。出其不意。前往奪取。計議已定。卻被廣漢查知。同謀之人姓名居處。卽遣屬吏往告道。汝打算如此行事。我已一一知得。若敢動手。我並將滅其家族。杜建宗族賓客聞言。自知事機敗露。只得作罷。廣漢料他不敢劫奪。便令屬吏數人。將杜建牽往市曹斬之。當行刑之際。並無兵隊圍守。旁人竟莫敢近前。京師人民皆稱之。

是時昌邑王劉賀卽位。恣行淫亂。霍光廢之。迎立宣帝。廣漢因預議定策功。賜爵關內侯。遷爲潁川太守。潁川有原褚二姓。族大人

多。橫行鄉里。其賓客人等。公然爲盜賊。前任太守不能擒治。廣漢到任數月。卽將原褚二姓首惡之人。擒獲正法。一郡之人。盡皆恐懼。廣漢又見潁川習俗。凡富家大姓。往往互相結婚。一班郡吏。又皆聯爲一氣。蒙蔽官府。凌虐小民。大爲地方之患。因欲設計除之。乃先就郡吏中。擇取其可用者。面加告戒一番。令其出外查辦事件。郡吏素畏廣漢威嚴。加以新受告戒。如今奉命查出犯罪情形。回報廣漢。只得據實說出。廣漢便捕到犯罪之人。依律處斷。一面故意將郡吏言語洩漏出外。使犯罪之人。知是某人告發。自相怨恨。又命屬吏製造銛箒。音頂那銛箒乃是瓦器。形似竹箒。上有小口。可以投入。不可取出。如今街上之郵政受信箱。廣漢旣製此器。卽命懸掛署前。通告人民。見有不平之事。許其寫成文書。投入銛箒。廣漢親自閱看。每遇有告發富家大族與郡吏犯罪之案。廣漢

便將投書人姓名除去。假說是富豪子弟所言。被告之人。信以爲實。心生怨恨。於是強宗大姓。一向彼此十分親熱。到了此時。竟中廣漢反間之計。家家結下冤仇。人心渙散。黨羽稀少。習俗爲之一變。吏民互相告訐。廣漢反得藉爲耳目。偵探外間動靜。郡中盜賊。見地方官消息靈通。不敢發作。偶有發作。皆被廣漢偵知踪跡。立卽破獲。以此郡中大治。威名四播。連投降胡人都說匈奴中也知有趙廣漢其人。可見廣漢當日名譽傳播之遠。

到了本始二年。趙廣漢以太守領兵。隨蒲類將軍趙充國出征匈奴。回國。受詔復署京兆尹。在任一年。得補實缺。廣漢爲人精明強幹。勤於職守。治理民事。或至通宵。未嘗合眼。其應接士人。和顏悅色。待遇屬吏。備極殷勤。遇事歸功於下。嘗道此事。乃某掾所爲。我所不及。一班屬吏。見廣漢至誠待人。無不感激。每當進見之時。盡

將心腹言語一概吐露。且皆願實心實力。替他辦事。雖受困苦。亦不肯避。廣漢又能徧知各人才具大小。及其作事盡力與否。若屬吏偶有辦事不力。或違背命令者。廣漢先加儆戒。若再不改。卽行拏捕治罪。縱使其人聞風避匿。廣漢亦能設法捕獲。因此令行禁止。恩威並濟。吏民皆畏而愛之。廣漢更有一種本領。善用言語刺探事情。遇有不知之事。並不直向他人詢問。但用別話試探。他人不知不覺。竟被探出真情。此種法術。惟有廣漢最爲擅長。別人做效。終不能及。加以在任愈久。情形愈熟。凡郡中盜賊。鄉里游俠。盡知其巢穴所在。屬吏受人賄賂。勒索百姓。無論一絲一毫。皆不能瞞過廣漢。曾有無賴少年數人。約定到一僻巷空屋之中。共議劫取某人財物。廣漢早知其事。卽命吏役往捕。一衆無賴坐在空屋。言語未完。吏役已破門直入。全數執縛到案。一訊便服。又有郎官

蘇回家中富有財產。被無賴二人同謀。將他擄到一個地方。令其家人備款前來贖回。誰知蘇回擄去未久。便被趙廣漢知得去處。自率吏役前往其家。敲門直入。無賴二人見了。手足無措。連忙閉上房門。廣漢行到庭前。見房門緊閉。便使長安丞龔奢。以手扣門。向內說道。京兆尹趙君寄語兩卿。蘇回乃天子宿衛之臣。不可殺害。若能將其釋放。束手歸罪。自當好生看待。幸遇赦詔。或可解免。無賴二人聽說。出其不意。驚愕異常。更兼素聞廣漢之名。自料無地逃走。只得依言帶了蘇回。開門走下堂來。對著廣漢。叩頭謝罪。廣漢見他二人竟肯從命。將蘇回好好送出。心中甚喜。亦向二人跪謝。道。保全蘇君。甚感厚意。說罷。遂命吏役將二人送入獄中。囑付獄吏。格外優待。每日供給酒肉。廣漢原想救他二人。無奈所犯案情甚重。只得依律擬成死罪。但尙希望赦免。偏遇朝廷並無赦

詔到了冬日臨當行刑之際廣漢便替二人備辦衣衾棺槨一切俱全遣人通知二人備言自己無法赦免之意二人一向在獄深得廣漢優待心中甚是感激又念自己犯罪應死原怪不得趙君遂對來人齊聲應道吾等雖死並無所恨讀者試思擄人勒贖必然窩藏甚密廣漢竟能立刻破案又能使犯罪之人甘心就死口無怨言真算難得

一日廣漢用公文傳喚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聞命前來長安一路西行到了界上遇見界上亭長問知是奉召到來界上亭長因向湖都亭長戲語道君至府中千萬爲我問候趙君湖都亭長知是戲言付之一笑及至京兆府中廣漢召入相見問以公事言語既畢廣漢又說道汝來時界上亭長曾寄聲向我問候汝何以不替他傳語湖都亭長聽說大驚心想此種戲言我早忘了他卻如何

知得。於是叩頭自認。實有此事。廣漢因囑付道。汝回時爲我告知界上亭長。盡心職務。勉圖效力。京兆不忘卿之厚意。湖都亭長領命走出府來。遇著人留心觀看。只疑廣漢到處隨他。回到界上。見了界上亭長。傳達廣漢言語。界上亭長聞言。嚇得一身冷汗。暗念道。他莫非地裏鬼。具有神術。不然我二人背地言語。何人傳與他聽。幸我言語未曾冒犯。此後須要謹慎。想到此處。只得諾諾連聲。更不敢再說一字。此事傳到民間。人人盡知。大眾敬重廣漢。如同神明。不敢欺慢。廣漢又見小吏俸薄。容易犯法。遂奏請朝廷。增加長安游徼獄吏秩皆百石。因此百石小吏。皆稍知自重。不敢枉法。任意妄行拘人。京兆弊政爲之一清。吏民稱贊廣漢。衆口同聲。都以為說他好處。一言難盡。自從漢代開基以來。治京兆者。更無一人能及。

當日左馮翊右扶風與京兆尹同城治理。二處犯法人民。往往逃匿京兆界中。廣漢因歎道。亂吾治者。常是二輔。若使廣漢得兼治其地。較見容易。讀者須知廣漢吏才。也算是古今少有。但他作事。全用手段。居心並不忠厚。先是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奉事霍光。甚是謹慎。及霍光死後。廣漢揣知宣帝之意。疏遠霍氏。便想藉事與霍氏爲難。且向宣帝討好。探知霍禹第中私自釀酒。未曾報稅。有犯禁例。廣漢便帶領吏卒。到了霍禹門前。不由分說。直衝入內。指揮吏卒。到處搜索。搜得許多酒甕。一概打破。又用斧斬其門關。也門而去。說起霍氏門庭何等尊貴。今被廣漢任意侮辱。心中不甘。只因他現是地方官。又兼人役衆多。不敢出頭抵抗。事後急遣人入宮告知霍后。霍后卽來見宣帝。涕泣告訴。宣帝聽了。略略安慰霍后數語。心中卻甚喜廣漢所爲。便命將廣漢召來。問其原因。

廣漢說是違法私釀。應行搜捕。宣帝無言。退入宮中。述與霍后。說是廣漢秉公辦事。不能加罪。霍后只得含忍。廣漢因此揚揚得意。專喜侵犯一班貴戚大臣。見得他辦事風烈。所用屬吏。又皆少年新進。任氣好事。辦理案件。往往雷厲風行。無所顧慮。遂致惹出禍來。未知廣漢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白奇冤于公積德 逞陰謀廣漢遭刑

話說趙廣漢有一門客。倚著廣漢勢力。在長安市上。私自賣酒。卻被丞相魏相屬吏查覺。將其驅逐。門客疑是騎士蘇賢通風報信。以致被逐。因此心中不甘。遂來告知廣漢。廣漢正在趾高氣揚之際。聞言暗想蘇賢竟敢欺凌我客。便是目中無我。遂命長安丞搜尋蘇賢罪過。時有尉史禹逢迎廣漢之意。捏造蘇賢罪名。說他身為騎士。應往灞上屯守。如今私離戍所。違犯軍法。便將蘇賢捕拏。

下獄治罪。蘇賢之父聞信，急詣闕上書爲子訴冤，並告趙廣漢挾仇誣陷。宣帝見書發交有司覆訊。有司究出實情，尉史禹罪應腰斬。於是覆奏宣帝，請將廣漢拘案審辦。宣帝心惜廣漢吏才，不欲輕易解職，便命有司就問其事。趙廣漢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只得直言供認。有司擬定罪名上奏，也是廣漢時運尙好，恰值下詔大赦。宣帝但將趙廣漢貶秩一等，仍使爲京兆尹。

趙廣漢幸遇宣帝從輕發落，尙不悔過。老羞成怒，無處發作，因疑是蘇賢同邑人榮畜教他上書告發，遂又遷怒到榮畜身上。藉著他事，將榮畜處了死刑，以洩其憤。有人見榮畜死得冤枉，心中不服，寫成一書，詣闕訴冤。宣帝將書發交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查辦。丞相魏相奉命，便提取案卷，調集人證到來訊問。廣漢見魏相認真查辦，絲毫不肯放鬆，暗想事不瞞真，此案若被查出實情。

我又得罪。到了其時。主上未必再肯赦免。如何是好。必須早籌自救之策。無如丞相魏相鐵面無私。略不通情。我若託人求他。他必不允。惟有尋他短處。作個把柄。使他不敢窮究我事。廣漢想定。遂密使心腹人投入丞相府中充當門卒。囑其留心探聽。丞相府中如有不法之事。隨時報聞。

一日趙廣漢閒坐署中。正在籌思此事。忽得心腹人報告。說是丞相婢女有過。自縊而死。廣漢聽說。心想必是丞相夫人妒忌。將他殺死。我正可藉此抵制他了。此時適值丞相預祭宗廟。不在家中。廣漢便使中郎趙奉壽示意魏相。欲將此事恐嚇魏相。使之不究榮畜之事。誰知魏相不聽其言。偏要認真查辦。廣漢見魏相不受脅制。便欲出頭告發。但因此舉關係重大。不敢冒昧。乃先向精通天文之太史問其近來星象有無變動。太史對道。就天文而論。今

年當有大臣被誅者。廣漢聽說。自念大臣無過丞相。據此看來。一定應在魏相身上無疑了。於是上書宣帝。告發魏相殺婢之罪。宣帝批交京兆尹查辦。廣漢奉詔。自知與魏相勢不兩立。必須先發制人。遂趁著魏相祭廟



未回。急率領吏役多人。不問情由。衝入丞相府中。聲勢洶洶。相府衆人正欲上前攔阻。廣漢喝道。吾奉詔前來查辦事件。敢抗拒者。卽行拏下。衆人見來勢甚大。只得讓其進內。廣漢帶同吏役直入內庭。魏相家中上下人等。出其不意。嚇得戰戰兢兢。面無人色。廣漢身坐堂上。命左右傳喚丞相夫人出來聽審。魏相之妻聞喚。只得走出。廣漢勒令跪在庭下。問他何故擅殺婢女。魏相之妻不肯承認。彼此辯駁一番。廣漢又傳到相府一班奴婢。逐人訊問。皆言並無其事。廣漢問不出實據。遂將奴婢十餘人帶回京兆府。意欲迫其供認。廣漢去後不久。恰好魏相回府。聞知此事。心中大怒。立卽修成奏章。剖明己妻實無殺婢之事。並說趙廣漢屢次犯法。不肯伏罪。反敢用詐巧手段脅臣。意欲臣代爲遮掩。應請陛下派員澈究。以分曲直。宣帝得奏。便發交廷尉查辦。

當日廷尉姓于名定國。字曼倩。乃郟縣人。其父于

郟城縣在西南山東

公爲東海郡決曹。平日判決案件。極其公平。犯人經于公

判決案

定罪受刑者。皆無怨恨之意。郡中人感其德。爲之建立生祠。號曰

于公祠。先是東海有一孝婦。姓周名青。早寡無子。家甚貧苦。孝婦

朝夕紡織。奉養其姑。其姑憐憫周青。青年守節。勸令再嫁。周青立

誓不肯。其姑因對鄰人說道。媳婦奉事老身。甚是勤苦。他年正少。

又無子女。因我尙在。不肯再嫁。我年已老。偏又不死。累他擔閣青

春。如何是好。鄰人聽說也。並不以爲意。誰知其姑說此語時。早已

懷下死心。不久竟乘著周青不備。自縊而死。其姑生有一女。算是

周青小姑。今聞其母死得不明不白。便疑到周青身上。遂向縣中

告說。周青勒死其母。縣令遣人拏到周青。問其何故將姑勒死。周

青自辯。並無此事。縣令便欲動刑逼供。周青自念。我雖不曾殺姑。

但姑終是爲我而死。我仍活在世上。甚覺對他不住。不如認個死罪。既可藉此相從地下。也免得生受刑法。周青想罷。便轉過口來。胡亂供認。縣令見他肯供。真是求之不得。更不問是真是假。便將周青定案。擬了死刑。報到郡署。于公早聞周青守節養姑十餘年。平日鄉里皆稱其孝。斷無殺姑之理。便欲將案批駁。偏遇東海太守不肯依從。于公向太守力爭。太守始終執意不聽。于公無法。只得抱著案卷。向府署痛哭一場。託病辭職而去。

讀者試想周青之姑。明是自縊而死。縣令何以不問皂白。竟要用刑逼供。以致周青不得已自行誣服。更有太守明覺此案可疑。竟不聽于公之言。一爲伸理。此是何故。原來漢時自武帝信任張湯等。改定律令。專尙嚴酷。凡刑官審案。故意構成人罪者。其罰尙輕。若有心脫免人罪者。其罰甚重。於是一班官吏。希圖免責。多以苛

刻爲能。但保自己祿位。不顧小民冤枉。儘有許多案件。屈打成招者。何況周青不待動刑。便明認殺姑。是他情甘一死。何苦代爲辯白。自取不是。列位須知天下沒心肝之官吏儘多。似此東海之太守縣令。更何足異。至若于公之重視人命。實心辦事者。能有幾人。所以小民沈寃負屈。如周青之類。不知多少。此在專制時代。卻也視爲常事。

閒言少敘。當日于公既去。太守竟將周青核准定罪。到了冬日。便將周青由獄中提出處斬。一時遠近人民。聞知皆來觀看。儘有許多。人替周青大抱不平者。周青早已安排一死。但想起守節事姑。十餘年費盡辛苦。到頭遭此枉死。還要落個惡名。真是不值。須趁臨死之際。想個方法。表白一番。免得受人唾罵。於是先期預備一條竹竿。長有十丈。做成五面布幡。掛在竹竿之上。及至臨刑。周青

將幡載在車上。一路乘車。到了法場下車。便將竹竿插在身旁。此時周青一股怨氣。直衝霄漢。開眼向四下觀望。一徧嘆口氣。厲聲對衆說道。我周青死得不明不白。今當大衆立誓。借著此物。表明我之心跡。我若罪該斬首。血濺竹幡。便當順流而下。若是冤枉。血當逆流而上。說罷。閉目不語。此時圍觀之人。擁擠異常。聞言盡皆感動。人人定睛觀看。不消片刻。劊子手奉命行刑。但見刀光過處。血雨橫飛。說也奇怪。那血正濺在竹竿上。變作青黃顏色。果然逐節逆流而上。一直到了竿頂。方又緣著布幡流下。神見衆目共觀。無不駭然。也有爲之流涕者。是日天地慘淡。風霾四起。沙石皆飛。後人有詩歎道。

能使慈姑爲捨生。周青節孝動神明。臨刑碧血緣竿上。始信人間有至誠。

自從孝婦周青冤死之後。東海郡一連枯旱三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太守因事罷官。後任太守到來。見地方如此久旱。心中不解其故。正欲命卜人問卦。忽報于公求見。太守命之入見。于公便將周青事述了一遍。因說道。此是孝婦。本不應死。前任太守強爲斷定其罪。諒因此事。觸怒神明。降此殃咎。太守聞言。也就相信。便命預備一席豐盛祭品。親到周青墓前致祭。並替他建立牌坊。祭畢回署。霎時間陰雲四布。大雨如注。是年東海郡年歲大熟。由此一郡之人。皆甚敬重于公。

于定國自少從其父學習法律。及于公死後。定國亦繼其父爲東海郡決曹。入爲廷尉史。積官至御史中丞。時昌邑王卽位。所行無道。于定國切諫。及昌邑王廢後。霍光列奏進諫。昌邑王之人。皆得升擢。于定國得升光祿大夫。地節元年。宣帝命爲廷尉。定國自少

但習法律。未讀經書。今爲廷尉。方延名師學習春秋。爲人生性謙恭。無論如何卑賤之人。皆以賓主之禮接見。對於儒士。尤爲敬重。以此爲人所稱。至審判罪案。謹慎和平。遇有可疑之案。一律從輕發落。尤善飲酒。能飲至數石。心神不亂。每到冬月大審之時。酒後斷案。愈加精明。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定國審判之公平。於此可見。

如今奉命查辦趙廣漢告發魏相殺婢之案。自然格外慎重。詳細推究。結果查得魏相之婢。有過被責。後來此婢出至外面。始行自縊。趙廣漢所言並非實事。遂據情覆奏宣帝。於是丞相司直蕭望之。劾奏趙廣漢誣辱大臣。意存挾制。罪該不道。宣帝得奏。卽將趙廣漢下在廷尉獄中治罪。于定國審訊中間。又發見廣漢妄殺無辜。辦案不實等數罪。罪應腰斬。覆奏旣上。宣帝批准。此時長安吏

民聞知趙京兆問了死刑。盡皆驚恐。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守住闕下號哭。要求赦出。也有說道。臣生在上。無益國家。情願身代趙京兆一死。使他得以教養小民。宣帝不聽。廣漢竟被腰斬。論起趙廣漢平日爲政廉明。抑強扶弱。原是好官。只可惜末路不終。但長安吏民都甚感戴。死後尙多追思之者。

趙廣漢既因罪下獄。宣帝選得彭城太守遣使署京兆尹。不過數月。卽以不能稱職免官。宣帝又想得一人。現爲潁川太守。乃是著名循吏。遂下詔召之入京。命署京兆尹。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治潁川黃霸著績 尹京兆張敞顯名

話說當日潁川太守姓黃名霸字次公。乃陽夏人也。少學法律。性喜爲吏。曾爲陽夏游徼。武帝末入錢補官。以清廉升爲河南郡丞。

黃霸爲人溫良謙讓。明察多智。心思敏捷。善於御衆。旣爲郡丞。每有建議。合於法律。人心皆服。太守甚加倚任。吏民亦皆敬重。其時霍光旣誅上官桀等。恐羣臣復生異心。遂做照武帝制度。待下極其嚴厲。一班俗吏。承望旨意。爭尙苛酷。黃霸獨主寬和。以此得名。宣帝在民間。久知百姓厭苦官吏之嚴急。獨聞黃霸持法公平。本始元年。遂召拜爲廷尉正。屢斷疑案。廷中之人。皆稱其判決甚當。宣帝復命黃霸署丞相長史。

宣帝初次卽位。意欲褒崇先帝。遂下詔羣臣。說是武帝功德茂盛。應行議定廟樂。羣臣奉命會議。大衆皆道當依詔書辦理。獨有長信少府夏侯勝不肯贊成。對衆爭道。武帝雖有開疆拓土之功。然多喪士卒。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以致天下虛耗。至今尙未復原。無德於民。不應爲之創立廟樂。一班公卿見說。同聲駁道。此乃詔書。

君知之否。夏侯勝道。詔書不可行。爲人臣者須直言正論。不應阿諛苟合。吾今言已出口。雖死不悔。衆人聞言大譁。惟黃霸不置可否。於是丞相蔡義御史大夫田廣明劾奏夏侯勝反對詔書毀謗先帝罪該不道。黃霸身爲丞相長史。縱容夏侯勝不肯舉劾。應與同罪。宣帝命將夏侯勝黃霸下獄。羣臣乃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凡武帝生前所至郡國共四十九處。皆爲立廟。別立廟樂。名爲盛德文始五行之舞。與高祖太宗之廟。一同世世祭享。

夏侯勝與黃霸二人。自從被囚獄中。一連數月。不見刑官提審。卻喜同在一處。長日無事。彼此攀談。黃霸素仰夏侯勝是個大儒。心想自己未讀經書。一向身爲官吏。無暇及此。今正好趁此閒暇之時。請其教授。黃霸想定。便將意思告知夏侯勝。夏侯勝道。吾與君所犯皆係死罪。讀經有何益處。黃霸道。孔子有言。朝聞道。夕死可

矣。夏侯勝聞言。大爲感動。遂卽依允。於是每日教授黃霸讀經。黃霸盡心聽講。二人日夜講學。津津有味。不知不覺。過了兩冬。宣帝素知二人之賢。不忍殺之。所以久繫未決。直至本始四年夏四月。關東一帶四十九郡。忽然同日地震。甚至山崩水溢。敗壞城郭。民居死者六千餘人。算是一個大災。宣帝聞報。素服避正殿。遣使者撫恤災區人民。又下詔大赦天下。二人始得出獄。

夏侯勝既出。宣帝拜爲諫大夫給事中。說起夏侯勝爲人質樸守正。舉動脫略。每入朝見。或誤稱宣帝爲君。有時在宣帝前呼他人之字。宣帝知其誠實。甚加親信。一日罷朝出外。向人稱述宣帝之言。事爲宣帝所聞。卽召夏侯勝入內。責備道。君何以漏洩禁中言語。夏侯勝答道。陛下之言善。臣故揚之於外。昔日唐堯之言布滿天下。至今猶爲人所稱誦。臣以爲陛下此語可傳。故特傳之耳。宣

帝聽了也就無語。當日朝廷每有大議，宣帝知夏侯勝素來正直，便先囑付道：「先生只管盡言，勿以前事爲戒。」後夏侯勝復爲長信少府，擢太子太傅。年九十卒於官，賜葬平陵。上官太后追念師傅之恩，賜錢二百萬，並爲之素服五日。一班儒生皆以爲榮。

黃霸出獄之後，與夏侯勝同爲給事中。夏侯勝令左馮翊宋畸舉薦黃霸賢良。自己又在宣帝前親口保薦。宣帝遂拜黃霸爲揚州刺史。黃霸在任三年，察吏安民，官聲甚好。宣帝下詔擢爲潁川太守。特賜車蓋高一丈，以示褒獎。黃霸到了潁川，比前更加出色。所有周恤貧窮，勸課農桑等善政，一一舉行。不消細說。原來黃霸爲人外寬內明，辦事精細，記性尤強。更有與別個循吏不同之處。他曾將小民日常生活之事，定爲章程，頒行民間，令各鄉里各舉首長。按照章程督率行事。初看似乎煩瑣，黃霸卻能實力推行，並無

阻礙。一日黃霸因欲考查一事。選一年長清廉屬吏。囑其出外密查。勿被旁人窺破行徑。屬吏奉命前往。行至半途。腹中饑餓。卻不敢向館驛內歇息。遂向飯店買了飯菜。就路旁草草一餐。誰知樹上一個烏鴉。瞥見有人正在吃飯。碗中堆著多肉。他便一翅飛下。銜了一塊肉。重歸樹上。屬吏正在吃飯。並不提防。但聽得撲啜一聲。有一團黑影由面前掠過。頓吃一驚。定睛細看。方知烏鴉與人爭食。不覺失笑。過了數日。屬吏查畢。回到郡署。來見黃霸。黃霸一見。便迎前慰勞道。汝此去甚覺辛苦。吃飯路旁。又被老鴉偷肉。屬吏見說大驚。暗想太守如何得知。由此看來。須是瞞他不得。於是將所查情形。據實報告。不敢絲毫欺隱。讀者試想黃霸又不曾隨著屬吏同行。如何知得此種瑣事。原來黃霸平日對於吏民求見者。無不接見。以此多知外事。是日適值有人欲往郡署言事。路經

其地。見此情形。及至郡署。入見黃霸。順便告知此事。黃霸便藉此來嚇屬吏。使他無從捫索。只得吐出實情。可見爲官吏者不可不多知外事。

黃霸嘗斷一疑案。至今傳爲美談。先是潁川有一富室。兄弟二人。各皆娶妻。一向同居。並未分爨。妯娌之間。亦尙相得。後二人同時懷孕。長婦小產。次婦生下一男。長婦起意謀奪家產。硬認次婦之子是其親生。次婦不服。彼此爭持。訴到官府。屢經審訊。歷時三年。案尙未決。及黃霸到任。看了案卷。忽得一法。卽日傳集二人。到堂審問。黃霸略問二人數語。便命人抱其兒立於庭中。對二人說道。此子是誰親生。只汝二人瞭然。旁人如何知得。汝二人旣皆執爲己子。就中誰直誰曲。除非神明不能辨別。我今惟有憑天處斷。此子現在庭中。汝二人各上前抱取。何人先行抱得。便是何人之子。

二人奉命一齊奔向庭中。惟恐落後。長婦步快先到。心慮次婦趕來爭奪。也不顧手勢輕重。狠命捉住兒臂。雙手將兒提起。次婦隨後趕到。見了心中不忍。便急呼道。勿傷兒手。黃霸留心觀看二人神情。心中明白。此時長婦十分高興。抱兒走上堂來。次婦垂頭喪氣。也就回身立在一邊。長婦遂上前說道。兒已被我抱得。求太守斷歸於我。黃霸見說。喝道。汝明明貪得家財。強占他人兒子。所以信手亂捉。並不愛惜。那管小兒有無受傷。若確係親生。豈肯如此。遂將兒斷歸次婦。

見棠陰比事
引風俗通

時人皆服其明決。

黃霸又命各處郵亭及鄉官皆畜雞豚。以所獲利益周濟貧窮無靠之人。遇有貧人身死。無以棺斂。屬吏報告上來。黃霸便替他安排。說道。某處有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屬吏奉命前往。果如所言。並無錯誤。一郡吏民見黃霸辦事精詳。又不知其用何

術。於是衆口同聲。稱爲神明。一班地霸訟棍。恐被拏獲。辦罪不敢。仍在潁川居住。便都逃往他郡。因此郡中盜賊日少。詞訟漸稀。黃霸一味勤行教化。非到不得已之時。不用刑罰。對於所屬官吏。若無大過。不輕更易。當日許縣有一縣丞。年老耳聾。督郵名太守屬官告知黃霸。欲免其職。黃霸道。許丞乃是廉吏。年紀雖老。尙能拜起送迎。雖然有些重聽。不至害事。須是好生看待。勿使賢者失意。督郵無言退出。旁人聽了。心中不解。便問道。此是何故。黃霸道。令丞皆一縣長官。長官若屢換人。送故迎新。不免一番費用。又有奸吏。趁著交代之際。藏匿簿書。盜取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究皆出於人民。至所換新官。又未必賢。或且不如舊官。豈非徒添擾亂。大凡爲治之道。不過去其太甚而已。其人聞言。方知黃霸具有深意。黃霸既深得民心。地方富足。人民安樂。遠近歸仰。戶口年年增加。

有司考察治績。算是天下第一。宣帝正欲擇人爲京兆尹。遂下詔召黃霸入京。命署京兆尹。誰知黃霸到任不過數月。卻因兩件小事。連被有司劾奏。一件是發人民修理馳道。未曾先行奏聞。一件是發馬兵前往北軍。馬少人多。不敷乘坐。照例皆應貶秩。即降級宣帝因黃霸在潁川官聲甚好。不忍將他降官。仍使爲潁川太守。但是京兆尹一職。自從趙廣漢死後。竟無稱職之人。地方漸又多事。緝捕廢弛。長安市上偷盜尤多。至是宣帝想起膠東相張敞。召之入見。遂命其試署京兆尹。

當日宣帝因張敞自稱能禁偷盜。故用爲京兆尹。張敞到任之初。便將此事放在心上。暗想偷盜必有首領。訪得首領。便易著手。遂向民間明查暗訪。竟被他查出首領數人。說起此數人。家中卻甚富足。每出門皆有家僮騎馬相隨。舉動也算闊綽。而且鄉里中大

都稱其忠厚長者。卻並未知他是盜首。張敞不動聲色。遣人將諸盜首召來。諸盜首聞說太守見召。萬不料是爲此事。便換了衣服。隨同來人進見。張敞一見諸盜首。當面逐一責問。諸盜首出其不意。大驚失色。只得叩頭服罪。張敞道。汝等若自知悔改。可速將本地偷兒。盡數拏來。以贖己罪。我便饒汝。諸盜首一齊答道。情願效力。但是一時召集多人。令其到府。恐諸偷兒不免驚疑逃走。請將臣等暫時補授吏職。方好行事。張敞便委任諸盜首皆爲屬吏。諸盜首想得一計。告知張敞。張敞依言。命其各自回家預備行事。諸盜首回到家中。擇日備下酒席。遣人通知一班偷兒。前來飲酒。諸偷兒聞信。不知是計。各自高興。陸續來見盜首。向之賀喜。盜首便擺下酒席。邀衆同飲。飲酒中間。盜首不談別事。只顧勸酒。諸偷兒酒落寬腸。又卻不過盜首美意。便一齊吃得大醉。盜首早令人

備了赭石。乘著諸偷兒醉中不備。便將赭石染在各人衣上。以爲記號。一衆全然不覺。到得酒闌席散。辭別盜首。各自回家。誰知行至門外。便被吏役擒獲。原來張敞早遣吏役坐在巷口等候。但看出來之人。身上染有赭色。便上前收捕。諸偷兒一個個束手受縛。正如囊中捉鼈一般。綜計一日之中。所捉不下數百人。張敞逐一提問。各按所犯之案多少。分別治罪。於是盜賊絕跡。市中清靜。宣帝大悅。便將張敞補授京兆尹實缺。

張敞在任。雖然用法甚嚴。卻也時時屈法超生。當日長安有一游徼受人賄賂。發覺之後。提驗贓物。乃是布匹。計算價值。應辦死罪。張敞按律定了罪名。眼看不能望活。游徼卻有老母。其母年少喪夫。勵志守節。現在年已八十。只有此子。且係遺腹所生。今見其子犯法當死。愁急萬分。尋思無法。只得親身來到京兆府署。求見張

敞面陳苦情。哀求免其一死。張敞見說。心想其母苦節一生。甚是
可敬。若論游徼坐法而死。原無足惜。但其母暮年無人奉養。情景
委屬可憐。說不得我須極力設法。超脫其子死罪。且見得節婦終
有善報。可使世間婦女勉勵節操。也算是維持風化之一道。張敞
想罷。遂卽慨然應允。其母叩謝而退。張敞又將案卷反覆看了數
徧。覺得賊證確鑿。情真罪當。已是無可解免。沉思半晌。忽得一策。
便就贓物上算計。原來漢律係按贓物價值之多寡。定罪之輕重。
今欲免其死罪。惟有減輕贓物之價值。於是下令取到游徼所受
之布。重行量過。張敞故意挑剔。說是某處邊幅窄狹。某處尺寸短
少。某處布地稀疏。須加折扣。末後重行計算。比前減去二尺。計值
錢五百文。除去此數。游徼遂不至於死。乃將前案翻過。辦成活罪。
張敞爲政。嚴中有寬。以此衆心翕服。

張敞身任京兆尹多年。官聲甚好。卻偏不得升擢。只因他雖有才幹。無如生性風流。舉止脫略。不免惹人議論。以此不得大位。原來漢時長安地方。大官儘多。平日出門。雖也有許多人前呼後擁。開道而行。但尙不如京兆尹執金吾司隸校尉之威武。只因此三種官職。皆是地方本管官吏。每遇出行。除通常護從人等外。更有四人。手持弓箭。在前導引傳呼。使行者止步。坐者起立。又禁止人立。在高處窺看。若有違抗。卽用弓箭射之。所以除卻天子出行。便要算此三種官吏。最爲榮耀。偏遇張敞。生性好動。自覺坐在車中。前呼後擁。異常拘束。每當朝會。旣罷。便命御史驅車而回。親自騎馬。手握便面。之卽摺如扇策馬前進。一路行由章臺街經過。路人初見。覺得奇異。後來見慣。也就如常。旁人遂說張敞失了體統。張敞又常爲其妻畫眉。於是長安中人彼此傳說。張京兆眉懽。音舞媚有司

聞知。便將此事奏聞宣帝。宣帝召張敞到來。問其有無此事。張敞也不分辯。但答道。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比畫眉更甚者。宣帝聞說。心愛張敞才能。不忍責備。只因京兆尹一缺。歷來並無久於其任者。儘有精明強幹官吏。在他郡卓卓有名。一經調任京兆。長久者不過二三年。最短者僅有一年半載。往往喪失名譽。或因罪過罷免。連循良第一之黃霸。也都不能勝任。前此惟有趙廣漢一人。最爲出色。其次便算張敞。宣帝因京兆得人。也就不輕行調動。至於左馮翊右扶風二處。當時卻也出有能吏。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七回

翁歸威行右扶風

延壽德化左馮翊

話說當日京兆地方得張敞治理。成績卓著。此外右扶風有尹翁歸。左馮翊有韓延壽。二人皆是能吏。政績與張敞不相上下。三輔

皆算得人。地方自然安靜。說起尹翁歸字子况。平陽人。移居杜陵。翁歸自少喪父。與其叔父同居。得任爲獄中小吏。通習法律。又精劍術。人不能當。其時正當霍光秉政。霍氏宗族。多在平陽。所有賓客。家奴。倚藉霍光勢力。在外橫行。往往手持兇器。闖入市中。尋釁生事。官吏不能禁阻。及翁歸爲平陽市吏。竟將市政整頓。得十分嚴肅。更無一人敢犯其法。後翁歸因事辭職歸里。適值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出巡屬縣。到了平陽地方。延年忽然高興。欲由故吏中搜羅人材。遂下令通告本地人士。凡曾爲郡縣吏者。悉數前來報名。聽候考驗錄用。一時報名投到者。約有五六百人。尹翁歸也在其內。到了是日。田延年衣冠升座。將報名故吏。按名傳到相見。又告諭大衆。凡有文才者。立在東邊。有武藝者。立在西邊。衆人俱各依言分班立定。及至傳到尹翁歸。翁歸進前謁見。伏在地上。不肯

起立。延年問是
何故。翁歸對道。
翁歸文武兼備。
任憑施用。延年
聽罷。未及開言。
旁有功曹上前
說道。此人口出
大言。倨傲不遜。
應加斥責。延年
搖手道。此又何
妨。遂將翁歸召
到近前。當面考



問一番。翁歸對答如流。延年大奇其才。用爲卒史。延年又試使翁歸辦案。見其精細敏捷。自覺才能不如。甚加親重。擢爲督郵。督郵係主管舉劾各屬縣官吏。其時河東所屬共有二十八縣。延年使翁歸與閔孺二人各管其半。閔孺領汾水以北各縣。翁歸領汾水以南各縣。翁歸依法舉劾。所有犯罪官吏。雖然免職遭刑。並無一人怨恨。由此聞名。漸擢丞尉。未幾奉召入京。拜爲東海太守。尹翁歸將往東海赴任。臨行照例辭別朝中各公卿。時于定國正爲廷尉。他本東海郡人。聞知翁歸到來。延入相見。定國有同鄉二人入京謀事。住在定國家中。定國便想趁此時薦與翁歸。乃囑二人整肅衣冠。坐在後堂預備入見。誰知定國與翁歸會談半日。並未提起二人。二人在後堂等候許久。毫無動靜。暗想莫非于定國偶然忘卻。正在遲疑之際。恰好翁歸起身告辭。于定國

送出大門。回頭入內。見了二人。便對他說道。此人乃是賢將。郡當守日

之管郡兵將故謂

不可託以私情。汝二人又不能辦事。故吾不敢令汝入

見。二人方悟定國用意。

尹翁歸既到東海郡。留心訪察地方吏民。某人賢。某人不肖。以及土豪訟棍等姓名。無不盡知。每縣設置一簿。逐名記入。每逐縣捕拏惡吏奸民。訊問其罪。罪重者處以死刑。但他平時無事。並不拘人。大約拘人必當秋冬課吏大會之中。或巡行各縣之時。被拘者必是著名豪猾。意在懲一警百。吏民果皆恐懼畏服。改過行善。先是東海郟縣有一大土豪。姓許名仲孫。平日武斷鄉曲。違抗官府。一郡之人。皆以爲苦。前任太守意欲將其捕拏。仲孫用種種方法解免。竟能安然無事。翁歸到任未久。便將仲孫拏獲。辦成死罪。由此東海大治。

到了元康元年。宣帝召拜翁歸爲右扶風。翁歸到任之後。選用公平廉正之吏。以禮接待。推誠相與。若有違背。亦必加罰。至治理地方。仍如東海時成法。各縣姦惡人。皆立有名簿。每遇盜賊發作。翁歸便召其縣長吏。告以盜賊主名。教以訪拿方法。果然皆如翁歸所言。不久便能擒獲破案。故右扶風治盜。爲三輔中第一。翁歸用意尤在抑強扶弱。凡豪強被罪者。多送往掌畜官吏。使其割草。限以課程。不得倩人替代。若作工未滿課程。便加笞責。也有犯罪之人。不堪作工辛苦。竟用割草之刀。自刎而死者。可見翁歸用刑之嚴。惟是翁歸爲政雖嚴。至於爲人。卻能溫良謙退。清潔自守。立朝甚得名譽。後於元康四年病終於任。家無餘財。宣帝甚加悼惜。下詔稱揚。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翁歸死後。韓延壽始爲左馮翊。延壽字長公。燕國人。其父韓義爲

燕王劉旦郎中劉旦謀反。韓義力諫被殺。國人憐之。後魏相被舉文學對策。請獎韓義之子。以明爲人臣之義。霍光從其言。時韓延壽爲郡文學。霍光遂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甚有治績。本始三年。宣帝召拜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乃調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地方號稱難治。每遇太守缺出。朝廷常選名望素著之人前往充任。自從趙廣漢到任。因慮吏民結黨。遂設計離間。使之自相告訐。由此富家大族往往結仇。韓延壽接任之後。欲將此種風氣改革。又恐人民積怨已深。不肯聽從。乃訪得本地紳士耆老爲鄉里所信服者。約有數十人。一律請到郡署飲酒。席間逐人問以地方風俗利弊。衆人自然說出彼此不和之事。延壽遂趁勢勸導衆人。令其設法調停。消滅嫌隙。重修和好。衆人皆以爲是。延壽又與之議定。嫁娶喪祭儀節物品。約略依照古禮。不得過度。於是

人民皆遵其教。延壽在任數年。宣帝又調爲東郡太守。卻值黃霸前來接任。照著延壽成法行去。潁川於是教化大行。論起延壽創始之功。也就不可埋沒。

延壽本由文學出身。性重禮義。喜用教化。所至禮聘賢士。廣納忠諫。旌表孝弟。修治學校。吏民無不敬服。其接待屬吏。恩禮尤至。且與明白約誓。不得相負。一日有某縣尉。違背延壽教令。在外營私舞弊。事爲延壽所知。不責縣尉。卻責自己道。莫非我有甚事對他不住。以致如此。縣尉聞言。不覺良心發現。深自愧悔。便引刀自刺而死。又有門下一個掾史。也因此事拔劍自刎。卻被旁人趕救。咽喉未斷。幸得不死。但因此竟變成啞子。不能言語。延壽得報。親往看視。對著掾史流涕。遣醫調治。厚待其家。因此屬吏俱各感激。不敢犯法。又一日延壽有事出行。隨從人等。早已備齊車馬等候。及

延壽走到外邊。瞥見面前少了一個騎吏。原來漢時制度。自公卿至二千石出行時。皆有騎吏四名。騎著馬前後擁護。此次延壽出門。騎吏理應先到伺候。誰知直至延壽臨欲上車。騎吏聞信始行趕來。延壽遂命功曹將此騎吏議罰。騎吏自知有過。不敢申辯。及延壽事畢。回到府門。忽有一個門卒。守門卒行到車前。對著延壽口稱有言上陳。延壽便命停車。問道何事。門卒說道。今日明府出門。從人車馬。一切齊備。久候未出。適值騎吏之父。來看其子。行至府門。見此情形。不敢入內。吏騎聞說其父到來。連忙走出相見。卻遇明府出外登車。見其不在。便命議罰。騎吏因敬父而被罰。未免有傷風化。延壽聽罷。卽由車中拱手謝道。若非汝言。太守不自知其過。立命功曹免議。延壽回署。卽召門卒入見。讀者欲知門卒是何等人。原來他本儒生。聞說延壽甚賢。卻恨無人介紹。因想得一法。

替人充當門卒。借著騎卒之事。顯他才能。延壽相見之後。竟拔用爲屬吏。

延壽在東郡三年。令行禁止。詞訟稀少。天下稱最。宣帝召拜左馮翊。延壽到了馮翊之任。年餘未曾出巡屬縣。遂有郡丞掾史等時時進勸道。明府宜巡行郡中。觀覽民俗。考察吏治。延壽道現在各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善惡分明。不須考察。出行恐無益處。反多煩擾。郡丞等又說道。時方春月。似宜一出勸課農桑。延壽因衆人力請。不得已命駕出外。一路巡行。到了高陵縣。正在行走之際。對面來有二人。手中各執呈詞。怒氣衝衝。到了延壽車前。一齊跪下。左右接了呈詞。遞上延壽。延壽將二人呈詞看了一遍。方知二人乃是兄弟。只因爭執田產。起此訴訟。延壽大爲感傷。口中說道。吾幸得爲二千石。乃一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以致人民骨肉之間。竟

起爭訟。既傷風化。又連累賢縣令。嗇夫三老孝弟等。一同受其恥辱。是皆馮翊之罪。應先告退。遂即日稱病。不理公務。入到館舍中。歎息。閉上閣門。自思已過。此事一時傳徧高陵。高陵縣令縣丞嗇夫三老等。皆自行繫獄待罪。誰知延壽小小舉動。居然驚天動地。弄得一縣人民不知所爲。便有許多鄰里宗族。對著爭訟兄弟二人。痛加責備。說他不該如此。害得地方長官。不安其職。二人被衆口交責。自己覺悟。深自悔過。遂剃去頭髮。解衣肉袒。俯伏謝罪。並願將田產互相讓與。不再爭訟。左右報知延壽。延壽見說大喜。卽命開了閣門。傳二人入見。分付備下酒飯。親與對食。又用言語勸勉一番。打發他去了。延壽方始出外如常視事。並遣人辭謝縣令縣丞等。一律引入相見。徧加慰勞。一郡傳聞此事。人人心服。彼此互相教戒。不敢輕犯。於是延壽恩信竟周徧於二十四縣。更無人

前來訴訟。吏民見延壽至誠相待。也就不忍欺騙。讀者試想延壽有如此德化。也可算是一個循吏了。誰知末路卻遇蕭望之。與之作對。以致做了第二之趙廣漢。不得其死。未免可惜。未知望之之何故作對。且聽下回分解。